信古餘論

信古餘論卷之六

雲間瀛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天道實惟二氣二氣列爲五行故曰五殊二實然二氣本一體也天道流行氣化易而隂陽分聖人因隂陽而推本曰太極二氣不無即太極亦不無太極無上事矣而又云無極蓋此氣此理則有也若執以爲物則無也恐昧者執以爲物而云無　者又從有之上求無謂無之中生有則言無者不若言有之真而言有者又恐涉象跡之陋意立言之心亦苦矣圖之說曰無極而太極又即曰太極本無極其爲是數隂陽即其動静也自太極之動静而分隂陽以隂陽之變合而有五

行然陰陽非獨行五行亦初非異物也自此氣之漸易乃環運而相承分言之則互有生長盛衰合言之則皆能相感相息於是隨其變化自爲生成又不無分別氣質之殊而五行之性所以各一也可知五氣亦一之分也以其全體渾然而爲一以其闔闢相生而爲二二者流行交錯又旋相爲生各成其性而有五五者順布因變成化居方辨物而象數立時序行天道備人事定爲太極非物也二氣五行亦非徒有物者也蓋皆所以妙萬物也徒物則滯而不化妙萬物者錯綜參伍潛運默成而萬事萬物之賾吉凶終始之機靡不畢根於此此天地之至德神化之大用也蓋嘗論之盡天地之道

理與氣而已理者即氣之所主氣者即理之所乘理非虛名以氣為體氣非塊然乃理之實其瀰漫布濩充塞罔間何可言無朕者以其無聲無臭而為無非有之外又別有無以其一實為分而為有非無之後乃更有有大易不言有無而云顯諸仁藏諸用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畢具是至一而不容兩者彼其以所見為有以所不見為無則有無始析而兩至於各持而其說益加謬矣夫苟識太極二五曰真曰精俱未有成物而其為造物之理則至實而至著所謂誠之不可揜也通極於幽形而無始鼓籥乎萬象而不竭彌綸於六合而無際體撰乎日用而不離合之則一太極實理之外無

餘物也故曰其爲物不二

易曰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列象重爻以盡事物之變濂溪言無極太極而分陰陽五行以成乾男坤女化生萬物其旨同與夫無極即言太極也朱晦翁以爲無形而有理是也兩儀之爲奇偶即陰陽也四象以陰陽分太少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生於中者爲少盛而純者爲太分對待以立其體順變化以行其用氣運而性殊則五行環生序列交承克制相濟而不過其則所以全造化之功用而妙萬物之生理也八卦亦各有屬矣震巽木乾兌金皆二離火坎水則一坤艮二土乃水木火金之中所謂坤養艮成者也河圖以五居中爲土

之數而水木火金各生其方皆得五以成正與後天卦位所屬之氣同大要陰陽者天地不息之大化水火有陰陽互根之化梳其流行於生成以漸故木金有二變易於一氣甚微故水火惟一可知八卦成列亦即五行之流布也蓋氣化運旋運而陰陽之消長攸分卦畫推排而剛柔之得失以辨於是萬物之生長收藏萬事之吉凶悔吝皆不外此夫易以象數洩天地之秘故自一而二而四而八又重交繫辭以象物占事定天下之吉凶太極圖以理氣推有生之本故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妙合凝聚以化生人物為性命道德之源雖易象之該義廣圖說之生理專然濂溪實根本於易以明人道

之所自始非别有剏論自爲一家之言也故圖說終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通書亦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萬物本乎天故物理即天道人性亦然夫言天道者莫深於易孔子讀易而繫傳語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聖人論性之言莫詳於此以是知古人所謂降衷受中者即此理而其後子思孟子之言性則皆傳述於夫子而無異說也濂溪太極圖說得之於易繫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業蓋本天道以決人事而吉凶得失之理灼然示人明驗不爽何也天人之不爲二也圖說之太極陰陽乃本於此但易義主

於象象有對待之體故以奇偶分陰陽圖說主於氣氣有流行之用故以動靜分陰陽自奇偶相錯而生老少則列為四象自動靜相感而成變化則旋為五行五行之目見於洪範然易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河圖中數衆四表而順序生成其為五行無疑是五行雖未明言於易而其義已見於此濂溪又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者蓋既因易辭以作圖欲以明太極二五之為一體令學者因圖以會意非太極真有物色可以象圖者故晦翁無形有理之解深明無極之旨矣自二五交合氣聚而形生於是有男女萬物而性命之理乃各具於其中此即繼善成性之義昭然天人賦受一源之理也

統緯圖説所言陰陽動靜互根各立變合妙合氣化形化人事聖德吉凶生死其端委皆推演於易亦有全引易辭者末又云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可知其淵源所自矣蓋自秦火詩書而易以卜筮得全後乃晦於推測術數濂溪立圖著書貫通天人闡明性道頓開孔孟不傳之奥若使此書并作秦灰四聖之緒絶滅後人疇能創此若又非濂溪後以孔孟微言冥會易道精蘊亦安得統合聖真有象有言至此哉是皆道脉之有相而非人力也

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蓋二氣交運惟主生物而以生為德即乾坤之善故元為善之長元者萬物有生之本乃理氣渾成

之目首乾德而統亨利貞故曰統天可知亨利貞即元之衆善如是而後元之理始備元之爲德始全盖一元之中衆善完具此元之所以爲善長也人由此生即全此理而其理便名仁渾言則一仁分言則具義禮智盖亦因事有衆善而分義禮智以衆善只一仁而但言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所以爲人之道也元爲生理即天地之德仁亦生理即人性之德皆目爲善若知覺者心之神明所發也濂溪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乃五性之所由運用盖氣聚成形而形氣之精故靈於心知故前賢以爲屬於氣既以氣言只是形而下元與仁以理言乃是形而上上下非方所之上下即精粗之義精粗

非兩事一事自有精粗不可無別也故天有陰陽是氣之分而爲生物之具者若陰陽之所以爲德是道也即云乾道是也乃太極本然之妙也人有知覺是氣之靈而爲人心之用者若知覺之所以爲德是性也即云德性是也乃誠明合一之體也程子發性即理也一語而晦翁引以註天命之性灼有見也大要性是理知覺是氣然又非氣之外别自有理即氣而此理自存若離乎氣以言理安所指其形而上即言氣以爲理又無所别於形而下所以性之一字不離知覺不但知覺性善一語不惟一善全體衆善蓋因天之生而吾以爲性故性從生從心乃天地之大德完具於吾心則無一理之

不備何有不可以善名者後之論性者未能本天以窮理徒
從人以起知故但指心之知覺爲所生之性如所謂昭昭靈
靈者亦稍收入光明耳要之只是知覺也聖賢直向昭靈中
見得全界全體之元善合下許多妙用神功皆從元善來元
善即生之理也試看聖人神功妙用何事不由生物之心著
見充拓耶此正與天地大德化育萬類者同體並用也告子
以生爲性乃指生挽活動處是形氣之靈只知覺是矣若言
知覺則物皆有之故孟子有犬牛同性之闢告子終無以答
須知犬牛之知覺只食息運動於此理蠢然是其性之所不
足也人性體備而用廣故於衆理萬事無所不通而謂之明

德若虎狼蜂蟻其情識亦有此理之一端夫知覺之昏明全
缺正在此理之備與不備令不察天道生理之全昇吾以成
無所不通之明德而乃自小其明德但專言知覺以渾同於
物生是人與物只此幾希之異而自不察其所以異於物無
乃不可乎謝顯道云釋氏之言性乃吾儒之心釋氏之言心
乃吾儒之意此語正勘破得的當分明釋氏云覺性正吾儒
之心而不識性是心之理釋氏言生心正吾儒之意而不識
心是意之體後之說者因未能明善以察所性之理而誤於
釋氏之以心為性故於虛靜中只守昭靈以為圓明之性體
顧所以為性之德者乃反別目之曰是障也不知聖人盛德

崇功皆由此理積中發外以推廣民物天地之全能若只是內體有覺之心而以靜守之根極昭靈恐其體一虛其用亦窒便謂此足包羅天地總括萬類乃未究實然之論若令推而行之則一腔之外即有難通又何足關天地萬物之事乎橫渠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觀此可知性與知覺當有辨性此理有知覺處乃名心故云合晦翁亦曰心之知覺是那氣之虛靈的聰明視聽運用作爲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玩二先生說都是把性屬理知覺屬

氣之虛靈處其虛靈處自有理不可言虛靈便是理也

晦翁云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後人有主即心是道之說議晦翁不當分心理為二夫心理誠不可為二然論學則當並舉若即心為道則容有未與道合之心舍理而獨言心恐不無誤也夫論語一書聖人與諸弟子問荅多矣語皆性分之理躬行之實未有可外心求之者而未嘗言心以該道子思作中庸言性命德業根極推廣至為詳盡此孰非心之體用而亦未嘗只以心言道夫道不遠人正以身之所行皆心為主故聖門教人存誠行恕孰非此心之事而獨不即以心立教者盖本心之德則云理矣若其知覺累於形氣又不

無流而為人欲是以有道心人心之分聖人正欲使人守其本心之正以為日用事物之主宰而形氣嗜好之私一毫不得牽引錯雜是乃所以全其天之性而為道心者即所謂天理之本然也故中庸曰性曰道原其始於天命降衷之所得而顯其用於民彝物則之當然驗所發以知在中之固有先明善以為誠身之始基聖人欲人即事而存心 如四勿敬恕居處執事與人等語皆操存功夫心存則理得而無不仁 窮理以盡性 如格物擇善道問學等事皆窮理功夫知性則能盡性 其加惠後學不使迷於向往誤於歸宿可謂慮之深而誘之善矣其後遂以人心言仁者實始於孟氏雖指點最為真的而開示未見詳明然斯時斯言實切膏肓之病何者微

言既絶大義淪喪良心汨溺於功利性道謬戾於異端誠仁義者不目以強為外襲之物則入於為我兼愛之偏理不根心而反求心不察理而為用此邪說詖行所以紛紛橫作不可勝詰也孟子懼焉乃亟以性善立教又直指人心而言理欲人知性在人心理即人性以理識性性善可知知性即理理豈外至學者若於內境有覺之中只自反其本然之良而涵養擴充體用自合其外功利陋習必不可誘異端邪說必不能淆此以救援一時心術世教寔為直捷要義矣若孔門諸賢受業請事則專示進德居業之方令人循躬修而自得不待明言而後真所以洙泗羣賢但有務學而未至無有夫

足於他岐者乃賴聖人之教有則而道可循耳且孟子亦嘗有言矣曰反身而誠者乃所備萬物之理也。曰強恕而行者恕乃所以為仁之方也此等語於私淑淵源又自合轍至於人心之語程子便言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則心以仁為性矣晦翁亦指仁為心之德則心乃以仁為德矣其語意究備有足發明孟氏立言本旨無非令人於此求仁了然知非外鑠非若後人所言即心是道漫無主宰而冥嘿作用即以言性則心不復以道為體而或以離道為真此則何殊滅絕仁義之談寧不大害義傷教乎哉竊觀告子篇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終篇又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性即理

也理即仁義是也理由心之神明而先具則言心言理宜無
異者然心由知性而盡心與性達於道何有故聖人惟言仁
以識心不即心以為道蓋以仁言心則仁即心德而存之即
是指心即道則心恐無端而迷入空虛所以虞廷維危維微
之言謂雖明而易殆者辨理氣於幾微精一執中之言謂所
察而所由者合體用於一理知此則後之人但從心起知而
謂理為障者其淪於　　知覺謂性之偏其雜於意則混
性命形氣　　析衷於聖門自得於體認而徒信
虛淨者為真而不察根心者為主則空寂覺照渾入他途其
不可與言吾道明矣

聖門教人最切要者只是以恕求仁蓋德非仁不立恕便是為仁之方觀告仲弓子貢處皆可見忠是行恕之本恕須從忠出中庸言忠恕而下語只是恕蓋非各立事無忠何以能恕知此便可曉一貫之義夫子向曾子說一貫一是何物所貫何事此是曾子已能身體默識聖人只將大意開發他不須明言曾子亦不待明言曾子對門人便說出忠恕忠恕却是聖人立教所常言門人從學所素聞乃不知即是一貫事聖人只點撥大意曾子便實舉其事理門人於這事理非不知獨不知聖人說的大意即是此由不曾將身心實從事理上勘磨來無由知其相合故耳可知一貫與忠恕只是一件道

理然聖人一貫地位與學者所從事的忠恕又不可謂全然無差等大要只爭生熟而其間進步却又非一蹴所能至今以此道理切身言之不過只是以心應物心是體應於物是用不可謂體自體用自用一體萬用還須隨事的理到得是萬歸一則知只此根本地面所謂體用一源者也忠是盡己之心恕是推以及物試自省己心不盡而能實意及人者未之有但聖人無我廓然大公便是純心一理物來順應自能同情曲當此一貫之意也學者未能忘己彼此尚有間隔須是先破除己私推以度物知其心之所同然後處之不悖於校量擬議却費思索要排蓋先盡本心是忠從本心推出者

方是恕此學者造道事也譬如大匠與衆工共事一室所用規矩同所作器物同獨大匠運巧信手從心無不合度而衆工執斧大有踟躇籌度人但見其為力如此之殊然終不可言所用所作各別也學者第能反心以求此理即事以推此心知其用之殊不出體之一以此體認一貫忠恕當自真知實見不獨心融妙義即實能用之踐履亦自相符爾時縱學力有淺深道豈有異同可爭說耶大抵此道不容有二者是一貫忠恕之理不免有差等者是聖人學者之分量今將理之一而謂聖人學者分量亦無差等是難言也以分量有不同謂一貫忠恕之理亦各別則誤認必無識其理之一則可

以知造詣所向之的非兩端識其分之殊則可以知下學求端用力之方自有漸如是則千古聖賢德業便可望表而趋循程而詣本無一毫之不可為亦無一毫之不可至何況臨文解義如上山說山下水說水有不分明端的者耶吾只就文字之間揣摸其近似援相證之語牽合其支離拙點愈加道真彌失同之則不能異之則不可噫宜其滋惑也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朱子有乾道坤道之别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又曰仲弓資質温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

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者及其成功一也陸象山又謂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卻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述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為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變也至於仲弓之為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為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且

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有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礱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二先儒之說如此竊想象山謂仲弓用力易於顏子者似謂出門使民不欲勿施都是平易語可穩步做去顏子有克己二字如禦寇平亂不免費力以此為難易之別然當知敬以自防恕以自反亦正是克己功夫顏子喟然嘆高堅前後是見得夫子之道如此夫求道於夫子則聖地懸絕未得其門者豈易入首及聞博文約禮之訓循途深造專心畢力只向自己身心上體認會通至親切確實灼有憑據乃知此道原非恍惚渺茫之物曰卓爾者已真見定執若有立於吾前

此已不是小可時矣故夫子便許他不違仁仲弓厚重簡默却是近仁的氣質夫子取其簡不嫌其不佞而獨於其仁則曰不知未若許顏子之確然此二賢雖同稱德行然以此亦可見不無次第矣看來夫子告顏子煞緊只得克己復禮四字主定一個勿字視聽言動皆由禮所操甚約所該甚廣又云天下歸仁見得此便足以盡仁又云為仁由己見得自己要做甚易非克復後又須歸仁又欲由己也理欲二字大賢而下便須省察防檢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想他克己亦甚快便畧有便知知便不行必無顯然非禮事亦可知仲弓居敬行簡亦是操持縝密中不肯泛然務博恐

沖靜寡思未切本目至如云日用之間自然合道當如此此則已希孔超顏然此語未見有據不然果為仲弓實詣否大都人心感物因而有欲狥己則非非便違禮禮與己只是是非之累視聽言動便是其有跡可勘處然皆以心為主心能為主這些處便如對針把舵一舟之力總在一撥顏子真精神正在能撥甚無依回亦不懶散便是超凡入聖路頭此晦翁謂其乾道當發有為之意也仲弓嚴謹自持於出門使民舉動接對之頃俱兢兢惟恐忘忽日用應酬又恐便己妨人常將彼此對勘力去私情要合公理至於怨尤之際尤足察人知己此等用意似無一步敢忘一事可苟此所謂坤道靜

重而持守也夫克己一節是學者進德修業最緊要事只怕因循粘帶若一念真確又何私得入此是學者終始典學功夫關鍵何必定以有己可克為顏子嫌也如易言閑邪既是龍德正中之大人如何尚說閑邪蓋修德事當如是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德當如是乃合正中若有邪不閑便失龍德主敬行恕不明言克己而克己之事即在這功夫裡面又引程子說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以顏子事當之緣顏子高明純粹其請事後便知必無駁雜拖帶其次莊敬持養以仲弓事當之蓋仲弓沉靜端凝其請事後亦便知不肯疏怨任意也要之二賢事都只是要操存此心守得一腔本然天理在內這便同歸於仁

聖賢言道而以人情喜怒哀樂指其未發者目之為中中無可見而喜怒哀樂則因感而動之情也由其情之動於感而知其無感未動之時有寂然者此乃性之真而為道之體所謂中是也夫理非有內外之殊由心之寂感而有動靜因以分道之體用心之靜而為主於內者有性存焉是為道之體心之動而應物於外者性所發也是為道之用然其體無端其用則可察學者因用而識其所為體乃知由體而後達於用若其體不昏其用必不謬而道在是矣夫中不由喜怒哀樂而有而喜怒哀樂由中而發者則道之所由行顧其發亦有是道與非道者正在其中有主與失其主之殊惟中有主而

順以行之則爲道無惑矣如空寂之說當不論喜怒哀樂之當與否而直目爲人心之妄既目爲妄不得不滅之而求空空則冥然無以主乎內內既無主則漫然無以檢乎外是全失應物之本但欲斷外而自爲內與吾道之言未發而存諸內者虛實迥殊夫未發之中中立而和由此行斷外求空則中先亡而和安所從出是以家國天下皆不可通身心自爲一法而於天地萬物絕無復有相關處也夫風雨露雷不可謂是天地清明之累蓋化工生理非此莫行正在不愆不屬順時應候以澤孳生以成造化耳若但目爲妄動之氣而欲一切收息以還清明則上下索然枯槁而生成之功無所自

立所謂乾坤亦我於息者是也人性妙用正謂喜怒哀樂以究中位育蓋其中節者是道其所主而中者即　故須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境正以中節言乃從此出故所主者不容昏惰立大本以行達道體用自不相隔若只認取靈覺一事而守之空寂以為見性恐此性無關物理亦安得有體立用行夫用處不可行則體處何有真立此於大本已務安所云道固應無實得實　而但以迷見妄執空言籠罩也

德性問學自論者謂晦翁象山學術之異遂若二事各為門户不能統一中庸立言之旨大有未明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夫

天所賦物曰命中即賦物之理人稟受以生則為德性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即人事日用動靜所謂三千三百者節文度數非問學不能詳明此其理原非各立而功亦不可偏廢惡得各以一事為學術如農賈之不能相通乎夫心具此理而知通於物不得外心而有知亦不得舍物而有理故心存而理得即所以立應物之大本物格而知至即所以明此心之大用此德性問學正體用合一之理而內外相成之功也後之言德性者每局於空虛語問學者又流於冗駁彼此遂不能相入至於欲強合之者第云德性即問學問學即德性然又無實指事理灼然見得心之所主與身之所由果無二理

而其功又當交盡則爲此說者亦屬浮漫影響之語耳當知
此衷清明主宰須操存使其不昧而事理當然之則須昭晰
使其不迷此便能擧一而兼得耶抑又可執此而遺彼耶若
秖目淸虛爲心體而不識禮義爲典則其誤認德性問學終
兩岐難合而無一當也

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爲天命之性人所受之理第所賦所
受俱莫可指認尋識至存主於人心發見於喜怒哀樂而各
有其節於是有中和之德乃可識性情之理而道斯名焉觀
人心如此即可知天命原如此蓋因情識性因性識命其理
初無二也賦受之時無非此理至有識後觸事觸物情感欲

動而舉念由人乃分理欲理純乎天欲雜於人故曰天理人欲其嚴辨矣然其介正在此心動靜之間本靜無欲持其靜天理自存欲以動萌謹其動人欲自遏若動之所發皆由靜之所存為主而以理順應道斯立矣修道之教亦不過教之以此曰修者因衆人氣質之偏而聖人以其當然者約而中之如整頓修理然凡聖明述作皇王政治無非欲使天下之人皆由此道初無他事大要承此命以有生即是性循其性以為行即是道此性道之理立於人而為中和之德其所以能成位育者何也蓋有天地之氣化形生而人有是心即有此理以為本心之德若不累於形氣嗜欲則與賦畀之真原

無少異橫渠即以為天地之性者也夫人以心為主天地無心也而理為氣之主故即以理為天地之心人既具此理以為心則人心與天地之心理本至一而氣亦罔間晦翁所謂心正氣順者蓋一本之自合而應和非他事也故聖人中和立極則天地萬物因不正順所謂彌綸參贊事業豈待別有運量哉夫天人物我道一不二乃太極本然之全體而今於成位之後無一毫虧欠間隔於其間道至此則無不盡矣故中和位育要不出天地萬物渾然之理氣即斯道本體妙用一貫之全能而在聖人為盛德為大業亦別無兩端餘事也

孟子盡心章曰天曰命曰性曰心當逐字理會而識其賦受源

流之一脉則天人不為二矣夫天者理之大原而氣化形生之所為主也命則氣化形生而理因以具若降自天而畀諸人者性乃人得所畀之理而完具於形氣之内者心乃理之所在而以神明統攝運用者殀壽之數定於有初是形氣雖禀賦命之所必不能齊者修身之理乃我性固有而心為之主人皆可以自盡者分其界限則天與命屬天性與心屬人然天命之人受之具理初無二也吾能知吾心之性即天之理而本無二事吾自存心養性以奉若此天理至於形氣不齊自有修短吾既知天便應知此知則自不當疑貳惟循此所受於天之理以修其身而一聽形氣之自為始終是所修

所俟無非所命此命也其初付之於天者是此今吾所自為一生之主者亦是此卓然自知自信於生順死安之間而畧無疑惑變動非立命乎夫性即天理命即天道吾與天無二性亦無二命是天即人人即天天人合一是乃聖學載籍往籍大都聖賢言性多屬理而言命則有以理者天命謂性之命也有以窮通修短者賜不受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也夫理之命於天者無有不足而窮通修短之命則大是難齊故盡其所賦各足之命順其所定不齊之命此皆人道當然所宜自盡以合天者聖人罕言命盡修其在我命不足道也至於言性亦不易聞蓋勉其日用而賦畀自完也顧進德修業雖

以躬行為實地而窮理盡性不至於達天載知化育未為全能善學者循序而日孜孜焉當自有潛通冥契者而不可勉強探索於渺茫彼勉強探索而自謂知天者妄也

聖人詩書誨人與士君子學古志道只是要明白天理人欲四字天理便是善人欲便是惡遏人欲存天理便是為善去惡修身治世道理更無別端前人說性善正要人知得天理元善是從有生時得來不可喪失了自家的本性至推本天道天命其意亦如此後人有以無善無惡論性者是因求諸心而無得未能自反其本心以究善端從出之故也蓋天之生理具於人而為性是性乃所得以生之天理而為人所本有

之良心縱形生之後拘於氣質之不齊然聖賢但指本心此理而論未有不以善名之此根極性體之定論而立教者之所主以明道者也若以為虛靜之中無所見善便欲滅未形之理為無有之境又知其終不可無說更為恍惚兩說之語以蓋之云性無善惡觸處圓融若有個不善不惡的在隱微之內如此則聖賢所謂率性由道者以何為定向於修身治世將何由而有善後何為而有不善又何為而更得不善不惡一種道理耶若謂善因觸生則分心跡為兩若欲事從心應則又無善可由是名為合內外體用實分隔內外體用不可一貫也今若就性說心則彼此互立無可質成不若只言

過欲存理四字此聖賢詩書明訓不可易也學者於此倘能
即因躬行而求心得則性與天道當不待言說而自明即有
未明亦必無流入空虛溢出誕妄之弊矣
後學有謂朱子分別下學人事上達天理為不然者夫人事天
理之語原出程子程子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
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
上達矣朱子錄於本註之外若非正解然程子此語要是道
理固然更無可別求玄遠而朱子之意蓋以聖修造詣精微
不易指事輕擬故前解止將大意點綴而列此於後以備相
參亦知其說之不可廢非疑其不然而故存之也如程言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與此語意正同其言天理人事妙處尤在使是兩字不泯道器亦不作兩截至於功夫喫緊則習察二字尤宜深味蓋理本在事即事察理下手既有實地而事理亦自歸一讀者身體之心求之知為學舍此無可從事則知聖道貫通亦必無他學術也今之說者不察便是兩字而以天理人事為分析又不識天理人事而但欲朦朧合上下理不即事安所施功事不察理則道亦難貫此義不真道終恍惚而徒欲以浮見蔑要言又不審此語所自來與二先生契合之旨而欲以支離加先進得無誤自信而輕易立說乎

喻義喻利之辨凡小大事只據理之所當然的便是義計較此事便益而為之者便是利聖人此論分別人品甚嚴指定行徑甚明推究心術甚微昭示趨向甚一吾儒所當座右日省者陸象山會於白鹿書院講此以當世制科立說正為士習人才於國事世風大有關係自設立科目取士之後士大夫篤名競進惟知患得患失志趣作為全然是利浸染日久令且與之相忘不復知其是非故象山特為摘發提醒一時諸人感動有至泣下者晦翁亦極稱嘆之蓋緣此乃座中諸人切身生事發此一段對病話頭明白破出他沉根宿症所以人人省愧可知秉彝良心縱迷溺於世路而靈閔種性原自

不亾苐學者居身日用當不止此凡於朝夕間大自倫常情分細至起居食息節度若以此意逐事分别其間公私義利無不昭然如白黑之在目前毎事只據道理本等當如此的做去這謂之義這是君子所爲君子之所喻唯此若以私情圖謀計較便益而爲者即入於利這是小人所爲小人之所喻唯此斯二途者自一念立主以至議論作爲義則便都是義利則便都是利一毫䰐䰕不得若出於此定入乎彼無兩不相妨之事無參和並用之理喻之爲云則如人言所謂彼只曉得這一路者此正君子小人肺腑肝腸全體之定案也悲此二字者論發端心曲亦只在毫芒倏忽之間而天人理

欲公私邪正善惡是非截然兩途如懸隔重天九地孟子所以只於善利之間便決舜蹠者正此意也吾儒有志自立者尚亦早辨而力自檢點毋令造次逹程失足庶幾免於小人可得常保士人顏面向人也

辨君子小人之品只義利兩字便是定衡然未有不自心術所向而為日用行事者故喻之一字便是其一敎藏蓄流注精神處論人者推心辨跡則義利昭然而賢不肖自有定局矣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自晦翁註此語而後義利兩字分別途徑始明只就一事而順理徒欲意向截然相反分毫不可假借又云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此又推究二字根脚有本來別生之異張南軒云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則破析二字於心曲隱微所向直入秋毫前賢反躬察理精義立言以此開示後學真不啻圖形肖貌矣象山白鹿書院所講中間大段說士人進身事其意專在儆醒士大夫蓋緣此等界分正士大夫人鬼關頭若此處不省覺何名為士大夫將學術事業俱非矣故特以此立論為世道由此輩汙隆實多耳愚誦其言慨切嚴正真中學者膏肓隱匿況痼第止提撮大意尚未詳本文字義當更以晦翁天理人欲公私及南軒有為無為之語就事審理據跡反心自行切

形體認真辨得義利二字分明則君子小人之品灼然若可按圖取索此亦只在目前跬步間便自有此兩端學者趨向之路惟在自不暴棄而舉心動念便審擇慎防之耳

公都子問性善以下三章合作一串看之尤覺前後　意義互相發明乃撮其大畧於左

孟子道性善不是鹵莽說的以人心上發出來的為驗則有情如爰斗入井孩提愛敬等事皆是性所發性豈不善以天生一般的人為驗則有堯舜堯舜便是性之者性豈不善　且大鈞賦物類同則性同物類皆同豈有人類各異故知我與聖人同類性豈獨異耶形性同賦形同即性同衆體皆同豈有此心獨異故知人心同然理義此非

性同耶凡此皆實理實據鑿鑿不虛之語才字是言人之所
能人有性乃有情情可為善乃性之能性能為善即天所賦
之才也故所為不善非才之罪人皆有不忍不為人皆可為
堯舜固是其才如此天下豈有無才之人但求而得者與舍
而失者相去倍蓰是失之者自不能盡其才耳凶歲子弟異
於富歲非才有異累乃凶歲者自因陷溺而然耳良心夜氣
牿亡於旦晝不是不曾具得此才乃不善存養自失其本善
之性耳性便是仁義禮智其發出來的便是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情豈有人心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謂無仁義
禮智者此有枝有根可並見也烝民之詩言天生物則秉彝

又孔子讀而贊之可見古經文與大聖人發明便都如此說如何後人可將私見創論妄自為異哉觀此種種確然是性本善必無不善彼謂性無善者亦非孟子所以正辭毅色反復辨証畧無疑慮兩可之意乃是其真見定論也

聖賢以仁義禮智四德為人性以親義序別信五常為人道以禮樂政刑立教使人皆由道以盡性舍此而別有倡言自外者目為異端楊墨談仁義偏於為我兼愛孟子斥其害仁義流弊當至無父無君老佛談道談性錯入玄虛空寂乃至廢滅彝倫日用天命人道寧有斯理故自三代而下宗聖明道者相繼排斥之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興庶民者必由仁義禮樂以端教化而後人倫無非爲民生性道使不失也故聖賢以此爲古今天下所同得共由而謂之大經言萬世不易乃常道也常道是正則異之者皆邪異端者言非吾道而別是一端也此是彼必非知此便明彼無兩立無疑似也第人生異稟各以所偏爲見而因迷成誤往往失其中正則流入異端不獨後代有此即大道未亡之日亦豈能無故孔子特爲戒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策其必有明立定案如言飲鴆服喙必不可也夫異端世所有人所易溺然不難知易溺者殊雜詭說是以惑人不難知者反之常道則是非易辨吾徒患不知常道毋慮異端難識也

孔子時未有楊墨之説佛氏尚未入中國但有老氏其説亦未出於世不知何者是異端竊想常德常道之外不為人倫物則者俱爲異端如索隱行怪亦其類也凡與吾道少差毫釐便是千里之謬既悖於道安得無害孟子所推論甚明後世欲辨識異端只將常道作準子畧有岐離便入異端無疑孟子謂經正則庶民興云云經只是常道常道只是一路少有偏邪始於錯經流弊必滋大害

有就子語及性道者子曰子識昧而學孫何敢自謂知性道竊據習聞往哲之訓因文以會意切躬而反求當知性道無他不越仁義禮智信而人倫日用即其所由也子欲談性道於

高遠玄虛則愚聾窮思苦索而茫然靡執矣試淺言之姑以予與子今日之相對而性道昭然其事可實指而理亦咸在似不待別求亦無遺於遠者何也夫予與子今日之相對非以相親愛而見說耶是則藹然有心者即仁也既以親愛而見說則非漫焉往復者是即為事理之當然乃義也既為事理當然則自有情意節文秩然儀度之間者乃禮也知其當如此是智也知其當如此而實如此無一毫虛情飾節者有若無其間者是信也統而言之則以相親愛而有此是一仁而兼眾德也是五常之德雖分之各有條理而合之未始不一也以此推之則大而尊親之名分細而事物之應酬無不

可通然則道豈遠人耶人可離道耶異教者欲斷棄五常以自外於吾道而忘其身之不能外也彼其主者與其徒以教學相　藹然如有親秩然如有分其所宜所知與守以為常者豈待盡棄之無一毫存而別有以相與也則可知人常之定於天而不可一日自外也乃獨欲廢棄倫離日用脫然自立於一世之外是真日用而不知者也道未嘗絕彼彼欲自絕於吾道毀滅天理人倫之大卒不能充之於其類是可謂道乎是尚可以立教乎

無極太極之說晦翁與象山三以書往復辨詰乃至苦口而卒未能相同象山之意謂易傳明言易有太極聖人說有何得

云無理豈可言無無乃老氏之詳濂溪所傳或仍前聞而二程無述疑有未允理當以聖言為據是也晦翁之意謂理自有為物則無無形而有理此濂溪善發聖人之蘊令後之學者知其不屬形器不落空虛而恍然見至理於無象之內其有功於斯道不淺此亦豈非見道之論哉第各執所是漫衍數千餘言而未定晦翁未有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之答若終無望其相合者後人亦竟未有分疏其間今以二先生之書反復潛玩其語皆於太極之所以立名已灼見其為道體之妙獨有無之間睽戾未融夫世無兩是之理而其所執正若相違即不可以浮見低昂又不可無說而汗漫兩可如晦翁

析義入秋毫博辨扶幽杪豈終始未得一語破的以厭象山之意或緣當時各持己見惟據理標論未暇旁及於文字之外耳愚竊謂濂溪立圖以明道而繫之說以解圖則圖所難盡說必及之無極太極蓋示意於圖而明言於說也故於朱陸異同之間思說圖之本意尚有辨論所未及者恨往哲異代不得請質於晦翁而以試象山之終執前論否其說曰聖人傳易以言明理不得云無云無即浸淫異端口吻必非道矣周子以太極陰陽五行分合次第非言語所能顯而寄意於圖圖則類於有象而道非有象物也故首言無以明理之不可泥於象是無乃因圖而立言非以太極為無亦非謂自

無而為有如老氏有生於無之論也不知晦翁以為兩得否而象山聞之亦可與易有二字不相礙而相發否象山又云圖說無極而通書絕不語及疑圖出舊傳通書乃後來所作必已知前說之未當遂謂通書以言語文字明道正不必說無亦猶易傳之但言太極也圖自為圖說通書自為通書不必執此而疑彼又謂詩言無聲無臭在天載之下而此乃先言無極同老氏無名有名之見則濂溪後有太極本無極之語亦既自明本意矣太極陰陽五行但可分合而不得言先後又豈得以無極太極分先後哉合有無以名圖是明為此圖作開釋語而實會此圖有無之間以覩太極則又可為太

極真實語也二程不以示人猶聖門難言性與天道之意正為可與言者實而恐有與皆為病種耳夫以二先生明識精慮極辭盡義彼此猶執異同顯悟末學何容易解析兩當哉姑識私臆所及以俟商較二先生者或更參互云耳大要明道由人道明則信圖信易各伸所知不妨合轍不然則易與圖皆生妄執謬戾本意又不但如二先生所相訾矣

附

直疑說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朱子曰陳我所見聽

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故以名篇

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為

善去惡是格物此陽明王公論學宗旨也其說與程朱異愚

或不足窺其深然參較舊聞則有未能釋然者姑記之以俟正竊嘗謂前哲言道多根性性本於天後人言道只是心心乃在人本於天則指天理而言善在人者則隨人心為有無且言心之誤有反迷實性而同於異教者不可無辨也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統繹諸語而求諸在人可知明道當知性性與心非二然不妨分別看心言身之神明性即言其所具之德非彼此也且自天降衷而有性自人率由而為道性具於心道即本於故心以性為體以道為用不得言心自心而性自性亦難言體自為體

而用自為用也孟子所謂仁義之心同然之心四端固有之
心皆指性而言心又嘗因用以見其體則體用之一理不得
各立異義章章矣今若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
用是體用却兩截事也體用既異則當於何處說性若言性
在心之體則無善無惡乃混而無別者也孟子何所據而指
為善聖人亦何從參差之而言近若言性在心之用則有善
即與惡相反有惡即與善相反既云反則乃大相遠聖人何
以猶言性相近孟子亦安得獨言善夫若以心性為一則言
心即言性者也言無善無惡即與告子杞柳桮棬之說同言
有善有惡即與或人象舜比干之說同蓋二說者孟氏皆不

然之而以情驗性謂情可謂善則心之用難言惡也謂性乃固有則心之體豈無善也此恐不得非孟子而是餘人也若以心性為二則心只有知而性乃強入不知天之所降於何受中道之所由於何立本且觀中庸語性不復言心孟子言心即是言性其不作彼此可知彼以覺為心而即以心之覺為性此空明之說與誠明異旨吾儒當自有依歸今謂體無善惡則惟有覺在用有善惡則皆由覺生然則道心之本然者卻於何處識之也又曰知善知惡是良知良知之言出於孟子是言孩提知孝弟則可知良知即是性善也若但言知善知惡則這知字只是心之覺知與善尚有辨詳味孟子意

謂不慮而知卻是天性自然曉識處下面遂言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卻便是其實能此不曾但言知愛敬之為善知不愛敬之為惡知此卻只淺淺矣乃知孩提一腔真種子未必全由知而含蘊更有甚於知此天啟而自合所以為良也且人之所稟固有差等矣知善知惡亦有由學問以開通事理者弟論是非既明即是吾心之知何用必以不慮之知為知是合生知而下無知矣且良能字又着如何解又曰為善去惡是格物是以正訓格孟子格君心格字訓正今以此解格物謂處物皆得其正便是致知之功蓋將誠意章知字看作良知即以此知善知惡之本心實用以為善去惡便

能致其知而意誠此義亦似直截與誠意若一路事然而程朱所見又何不如此夫亦更自有商量與竊想聖門立教專為學知以下開明道進德之門故中庸有學問思辨一段工夫為明善之事若只以正物為致知是於日用踐履雖為甚實而偏於聞見所及尚有未精恐不慮之良知豈便能正物而無失大學教人有序何乃少此一段開首事若謂上世小學之教已在前至大學即是成德事然孔子大聖猶惓惓資聞見又先博文以誘諸賢正為生知者絕希循見聞而入者乃進學之通軌况後代小學之教既亾則此義尤初學入門必難發之事縱大學立教本意不知確為何義竊妄謂如窮

理之說亦可先明諸心而力行以求至此循途造域之方縱未達者猶可守轍而無誤如正物之論正恐知之未明者何由處當此以誤躬行之實則得而未學者將無信心之誤妄作之尤乎

格物致知王文成別有說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意也細玩此說乃作操存一義而攝所引禪語則與定慧寂照意同恐其所謂理不無上蔡所病釋氏以心為性之誤也夫心具此理而即心言理尚當辨其虛實程朱以物之當然為理即詩所言物則之謂而

此說即以心之所主為理雖近於大本而証以常惺惺與本
來面目當知釋氏之言心與吾儒所言理乃大徑庭也文成
論學惟主良知一義而以心為知體謂心知即理隨物而格
不失其知乃致知之功此於誠意事似覺逕直而格物一說
謂不須即物理會恐遺物即心理得無虚乎夫理應在物體
具於心心之寂感乃理之所由動靜理亦自有動時太極亦
言動靜矣特以靜為體而動為用體立而用行不可偏無而
亦何害其為一源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正言心之靜而理
未顯若只以此言理理似專於靜時晦翁不以此病謝氏之
偏乎大要程朱窮理之說本於聖門擇善博審明慎功夫為

下學入門之首事縱未合本義而進學之序如是亦必不至迷誤後人學者宜熟思而取裁焉

格物致知之說愚竊以晦翁為必然而不敢別有信從者蓋嘗反復思之矣或謂後賢別為之說者必自有獨得之識或未能窺其蘊奧又何足窺晦翁門庭而輒有信從也予曰予大要以孔門成法信晦翁遂輒為合耳中庸明善功夫在學問思辨乃下學先窮理之事此非至聖生知未有可廢者理在物為則由知而明此格物致知之解所由立而格之云至以窮理為義亦主於知而用字如此蓋大學是教人為學之法先知後行乃學之序則立教當如是矣所以程子倡言而不

疑晦翁主之亦不異辨論著於或問家詳且確試舉而求之始進未有舍此途而遂能即心即理者以是知程朱之說必為聖門本義而別說謂隨事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與常存本來面目者恐未免因禪說而入於寂照一途則誤也或又曰後賢立說會意通理未必肯以禪自誤而予云然得無輕議妄議乎曰予亦願自審愚陋何敢妄自訐隲第觀其說中既明引禪語以自證則知其立言之意亦必由此耳或曰禪與吾道同言心性何妨引之曰正為佛氏說心性處與吾道差卻岐路遂背馳千里聖賢所以嚴辨而力正不得夫足毫釐也曰禪不言理後賢論學皆言理言理則與

禪異矣曰亦正為所引如此則言理亦便恐涉於此夫既涉此言理則理亦尚有當辨不得龍罩而忘實也蓋嘗思前人立論未允於心第當置之以待詳審而遽為分辨得無輕率獨念晦翁淵源洙泗而折衷濂洛非私見曲說也既有與之異同者自應參互低昂求其究竟無奠使歸一而後適從焉況此四字乃先王大學造士立教之首務萬世學者進德修業循途之實功固不得汗漫許可而以輕率商校前輩名賢為嫌也

信古餘論卷之六終

信古餘論卷之七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古者小學之教無貴賤皆入焉乃知天下無不學之人人無不習儀節閑六藝修孝弟之行敦禮讓之風安得非大有道之世

古小學之教自八歲以上里巷子弟無不在其所習藝業則有後代士大夫所未學者而後代士大夫所學則又有非古人子弟所當務者總之後人所以立教失其本而從其末故耳

周子通書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言已足盡聖德王風唐虞三代教化不出此事秦漢以降人誰知之濂溪獨從孔孟遺言提揭大要性道治理千言萬語而不易盡者貫於數辞貽於示學其為奮起絕代王佐人才無疑也又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此等語亦正是成位化育之實理實功上世聖主聖臣參贊燮調之能事微言絕後惟見董江都策中頗申此旨而言約義盡則未若斯語直披蘊奧也

魏鶴山跋曰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呫嗶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即清虛寂寞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數語畢盡末世學術事功之弊有志於道者苐能舍是四者而求所謂聖賢之學超然有得於窮理盡性之旨則大道不遠而二帝三王之治非有異術修己治人必不作兩事矣又言周惇頤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

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此語尤明白開示灼然為正道指歸夫學必通性命而後知道者始真必循日用而後體道者始實此非俗師所能明異端所可合也夫世之惑於異端者正由俗師之說不足以明道故耳若學人勿滯俗師之說而能自得於窮理盡性之旨則知此道大原本於天地而帝王賢聖盛德大業皆不出此豈復能為異端詖說誣誘迷誤哉

元徵遺逸杜本致書於丞相脫脫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

作樂而備五帝三王之盛矣此語非曾於聖賢體用之學已得要領必不能言毋漫視為迂遠學究之談也

一元二五天德之大用人性之大原自圖象以來而後世帝王賢聖心學道統之傳實根本於是此即性與天道之秘聖門雖不輕言然教人事理實不出乎此但有上下精粗之等在學者由日用循序而自得耳彼談空寂者不識天命人性之賦受而一切付諸斷滅固已𠃊足與論至於開天造世諸聖哲令日安其生養食其功德者一切貶損毀滅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生衣冕而死孫嘗其法皆當廢絶是真孟氏所謂異類然者尚何可以責忠臣孝子之事耶

聖人之道在上則行在下則明然行者易湮明者不易文王蒙難晦德憂思行易窮天地推變化撥事彖章吉凶道遠矣大矣武王集大勲周公制禮樂皆見諸行事周禮一書今雖具存而世異事殊多所難合若易道大明如日月行天不晦不爽豈非立事者不可為常而體真者無有終極耶乃知此道費隱不毀則易亦不毀也

天下有道大道為公上率之下能由之又誰言之天下無道大道為私此明之人不知之安得已於言夫言亦難矣聖人不得已而操其難其責志也困其徵物也盡其會心也精其立義也幽天下不覩其用而疑其言然聖人不得無言也斯文

王孔子乎

神與形一氣也神者氣之靈形者氣之質志一則能動氣氣王而體自充一本之自應也若三者各有屬而生則不相合而用矣

災祥治亂吉凶在順與逆而已大化理氣本一順之則為祥為治為吉逆之則為災為亂為凶聖人循而不違宣而不隔故身兼福履化洽雍熙瑞應而物至志一之自通也

好惡由人情而生善惡以天理為主理本一定合於理則為善反於理則為惡人能好善惡惡是情之當於理者故為公為正否則為偏私邪僻以此立是非褒貶以此定刑賞予奪聖

賢所以立德垂訓帝王所以正世齊民其義皆不得一毫出此
聖帝明王治世平民只是善善惡惡二者刑賞立於朝章臧否興於物論皆以此為準所以勸戒明趨向一民志定風俗成唐虞三代所由盛治不越乎此後代標準不立美惡失倫人競其私各趨所欲上既無明政刑為之禁防下又無公議論為之風勵貪黷淫惑放辟邪侈靡所忌憚隆古之卒不登職此由也
王介甫言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其誤認中庸正與漢人所謂天下中庸有胡公者同盖目為柔和循物與世相宜

不矯厲過當之意此非獨於理乎錯若所為如此即是不能
中庸廢秦漢以下知德者鮮作如此理會非程朱數大儒出
幾誤後代無已
莊周齊物物自不齊亦惡用齊之聖賢有應物之理所謂大通
而至正安論物之齊不齊也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孟子曰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何
等平實簡要盡椽一理而物無不可入何必強齊不齊之物
偶緣孺子奔走恐其蹶厲聲呵之因想此義也然却是仁
春月生氣發舒有仁之意夏月各有象貌有禮之意秋月斂華

就實有義之意冬月歸本藏捝有智之意然屈伸相感皆有
生意則無非仁也元亨利貞四德以元爲善長其理正然
雞雛從母而羣遊和聚不爭飲啄各適其氣象種種是仁
萬物咸若四靈畢至只是感應
堯命舜曰允執其中卽總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人主若深
念四海困窮之困則理之所當執者亦便可隨事取裁矣
趙成子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
也此二語何減詩書既又曰德義利之本也只此一語便是
春秋人口吻
禮豈爲吾輩設此語可謂萬世鴆毒又如老氏曰失仁而後義

夫義而後禮是以禮爲道德仁義之衰末也夫先王重禮謂不可須斯去身詩云人而無禮何不遄死曲禮曰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人而禽獸亦難爲生矣關雎正偶樛木敦仁修身齊家之化自如此視漢唐初起其閨閫內事與國家禍種誠何如大抵仁義之事必自近而遠自內而外詐力之事務外必遺內圖遠則忽近王道伯術之殊容大畧可覩矣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此先王經綸之迹正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有東遷以後更何處用得此詩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至矣夫不責人足以驗涵養之深

識見之大不責人是無怨尤

古人銘盤盂書座右緣心之易忘也

中庸序一篇文字謹嚴義理貫串寬心詳味於道自有恍然

諸子論安危利害亦誠有所當然却是事體揣宜如此語道則未然

命有常有變十六族之登四凶之斥是其常三家之榮大聖人之無位是其變此由氣運汙隆人事因之反復皆不可謂非命也聖人以道正世故罕言命然循環之運亦自不可違正欲聽其不可違者不以撓吾所當盡者所以只是居常俟命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人不知命乃有妄意長生及畏死而求脫者寧知有生之初此事已定蓋氣凝質具而修短分數遂確然不可易矣獨既以天地之氣為形即以天地之理為性不能盡性則與天地不相合吾不憂理之不合於天地而徒求形之久存於天地寧知天地之氣已自有消息聚散吾豈得獨無存亡耶第隨當生之年盡其理之在我以聽形氣之自為始終則有生之理無一不是矣橫渠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是非洞識性命之真又達乎原始反終之義未易語此

天下之勢日趨於重非理也情也理安得偏重惟人之情偏有所狥而不即覺察挽回漸以日甚因成偏重之勢至於極而

不可反理亦無如之何至此則人事已定天亦隨之古今敗

亡之禍類由是矣

聖賢之加惠後學深矣於鬼神生死世間衆易迷溺之事皆明

著其理載之簡編使人了然知得即是陰陽二氣之常於天

地化育人物性命道理初無别端非有杳冥變幻不可爲據

者則鬼神之當敬當遠生死之當順當守皆能以理執之矣

如是而猶有妄誕神鬼張皇死生者直是不明理而惑於異

端詭怪不經之說雖前賢立論分析至明乃更忽慢不察不

信嗟嗟

詩曰求福不回未聞回敬德而能獲福者此豈可妄希天祐惟

當專意反躬自責耳

詩稱福祿祚胤皆後人追述與臣下所頌禱非前王自求之也若求福祿祚胤而修德便是計功謀利不可稱聖德

爲名爲利清濁不同利心則一故有愧名之心乃可責貪實務名喻利云耳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夫君子所恥小人所求恥與求正君子小人之辨

掩實惡著虛善實不可掩虛不能著無論真僞自異且掩著情態亦已明白示人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聖賢只有此義並無向外事業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人才信由天所生与
國運者必於人才辨人才者於厭猶見之

上無禮下無學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孟子所謂喪亡事也士大
夫盡嘗誦習寧可令世道有此若有之則二儀失度五緯錯
行皆不足異

臣子犯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陰陽盛衰
之候以此為驗

堯舜並作五臣羣生上下同聖一德合志共事言則不拂有行
必成天下之事不私一人一人之念必及萬品此太和元氣
融徹兩儀而形生所以各遂遐哉為上古唐虞之世也

文王令德亹亹無㒺一念不合天多士厥謀翼翼無一念不在
君道相合而意相孚事相成而謀相濟此周祚所由昌而大
曆獨永也
堯舜五臣上下同此道世安得非唐虞
舜清問下民正是血脉流通處後世上人孰由知民間情狀功
德安能望古人
人主惟聽言用人二者最為難事無稽之言勿詢之謀如何便
得斷其當否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何便得決其邪正此非
精一執中之主道心已極明定者未易能
福善禍淫自是天道非冥冥有物尸之乃此理自定天不能違

而況人乎況鬼神乎故天道人事只一理修吉悖凶言人事

而天道便在是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地理氣之正也神妖物怪鬼神之賊邪

說暴行此禮樂之賊

聖人曰敬鬼神而遠之言敬非無也言遠不得以有而惑也詩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敬也子路請禱子曰某

之禱久矣是遠也其敬也以體物之靈用不虗其遠也以吉

凶之感召不在彼

鬼神無私吉凶之應由人自感聖人知幾正在感處而應處自

然莫違故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知幾其神

鬼神陰陽造化之迹於天地間只是聚散兩端精氣爲物至而方伸者聚也遊魂爲變返而漸屈者散也此鬼神之情狀也古者祭祀神鬼皆由民生報德報功而立天地祖考之祀不待言矣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並以人所仰賴爲之報享初非真見有物其狀而敬奉之也盖緣民生乃見神功由神功乃設祭與先王以意合以義起必如是而後禮明教備使有生之類皆知功德之不可忘則尊尊親親上下相犄驕悖不作而天下治矣後世愚民不識先王立祀本義而妄憑師巫興言妖厲以祭無所取義之鬼神試問此等鬼神作何狀曾目睹之否夫先王修文以志道而後世爲不聞道之文先王制

器以備用而後世為無所用之器皆此類也夫

鬼神實有原是理祭時以誠格亦是理明於此理乃可以交神明然亦不必苦索之幽玄只我所當祭而祭不祭必不安祭時須盡誠敬不誠如不祭即以此心而求其所由然便自有實存者昭然冥漠之表又非與我不相涉而妄以禍福恐懼我者此正是難言故聖人語人而不語神

定四時齊七政平水土辨疆埸聖人經緯天地之事如此

堯命羲和歷象以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帝王輔相燮調之實事豳俗以流火授衣衛文以定中營室先代之重天文慎時令如此蓋節令民事原是相關此之不察何以

興事便民

舜察七政以奉天廵方岳以勤民任九官以分政君職更有何事

堯之用舜唯在詢事考言乃言底績察人才者此無添術興事功者此有實濟

舜即位以後事惟明目達聰命官考績君道信無他事矣故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堯之斥共工曰靜言庸違其禪舜也曰乃言底績臯陶陳謨曰朕言惠可底行禹亦曰乃言底可績夫古人議論言者必可行聽者必責實若無稽之談罔功之人聖世所極賤惡也豈

有客易以口舌為才地而不問其究竟何所成濟者哉

舜干格苗事之不虐其理有可度者夫有道聖神合體大化能使八風諧暢萬彙亨嘉而況氣靈心知聞覩盛德大業者哉若薄海有生皆已慕義懷仁戴天詠聖有苗縱乏人理必不能以一身兇邪自為逆命也

禹聖啓賢相繼成立夏道太康纔承遺業一從遊畋遂叢民怨以至喪邦豈祖父厚澤遽不在人心耶蓋唐虞之後難為繼者世有明聖僅足自立稍縱不道即底滅亡當時君位雖漲民情難下不得不兢兢於愚夫愚婦之上日操朽索之慮以固厥終也

周官三公之任曰燮理陰陽三孤之任曰寅亮天地古公孤之事如此漢大臣猶知檢校雨晴寒暑終是去古未遠

成王命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唐虞之世上下不諱其過一誠相爲儆戒不聞入告如斯外言如彼者自成王有此語後代人主嫌忌臣下居功者每以此藉口夫臣下居功固非人主委過又豈得是耶欲推善引失其臣可言其君不宜言也天道為民立君君為民擇賢此是宇宙不易之正義人主人臣皆所當知若知之則君使臣事各得其職而無賊君賊民之可談矣

井田學校不如古不可用南刑何者德不立教不明而以苛慘
用刑亡國之政也
治人之道雖養為先實教為重既富方穀是先後之序去食存
信是輕重之差夫恒產之制為恒心也詩頌粒食之功專在
陳常時夏可知大學治人之事只是使之各明其德而已
修政立事能者皆可辦正君善俗非賢者不能夫道能正君善
俗則政事亦必有根本不作三代以下規模矣
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信乎夫均田一事聖帝
明王愛養天下之良法後代卒莫之行以貪饕之徒不利有
衆也三代以下上之行法者未必全出公天下之心而下之

不利於法者各得以私意破壞如此而欲法之必行民被其澤必無濟也

海內不封建則已若封建則王畿千里列國自百里遞殺此制度不得不如此者何也以天下賢才分天下之土治天下之民此真宇宙大公之事然地太廣則防尾大小又不足以支國用故惟此為適中侯封既儉若王畿過侈便非與天下共治之意故千里百里常法定制自當如此後代分封非此意也天子獨專海內因初起自立人心未附而以親屬據地防變不得不強大其勢彼後乘強大而生異圖旋就擒滅亦其勢然也

程子春秋序言道之悖漢以智力持世夫漢直稱近古而云悖道令試舉一事便自昭然成周之營洛邑取四方道里適均曰令後世有德則易王無德則易亡何其蕩平正大也漢都關中雄據四塞之險曰山東有變以下兵諸侯如高屋之上建瓴水所謂智力持世者非耶王霸之公私即此類可辨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喻義之言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喻利之言也

濂溪拙賦曰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拙猶質之意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然言拙便若有老氏愚民之意不若質字自是淳龐渾厚之俗王風帝治

所完養化成也大抵後代世道不古都由人心奸僞人心奸僞由上之人道之以欲蠱之以窮天下之人咸思所以得其欲而免其窮則情態百出而刑政亦難爲禁防矣

王教不立士大夫以功利爲習而明德親民之道不明不行非一時矣古之人自爲學曰明明德推以治人曰明明德於天下此豈以功利馳騖一世者哉人皆修明性道而見於事業者亦不出此故禮樂刑政乃所以化誘一世於仁義道德蓋即以其所自治者治人而欲共濟大道爲公之世也不知後人學術政事果屬何道亦果由躬行心得而能遂以一德同風者與

晦翁對孝宗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見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數語簡明親切一部大學已若在指掌又云初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於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此數語於讀書應務尤為明白準繩大要理即

言具在灼然正脉所當尊信以領畧聖真倘二先生今日存
自應北面

程朱二先生遺言出於手自論著者爲醇門人所記錄則多訛
謬以弟子才識不齊有不足深明二先生微意而發揮其說
乃反至於過差此在讀之者所宜審擇也惟六經語孟是二
先生傳述淵源必無所誤學者即六經語孟之旨以定二先
生之言而尊信之則必不爲駁雜之說所眩矣

中庸一書子思懼異端亂真而作爲後世深憂遠慮故先儒辨
異端亦得據中庸之理以斥其似是之非而後人更有援中
庸微旨以附會空寂之說者由其於此道全體大用未能察

識貫通以實有所見又未能體認踐履以實有所合而徒依希心性之近似揣摹於影響而不求諸事理章合於偏辭而不揆其大義是以殊方異執而不自覺其迷謬也

横渠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悖馳信哉夫大道之不由於世正為利欲之好人情皆難自割而又相率喜談空寂者固有便於其說融通不甚嚴析義利亦有意其真有因果可以種福將來是其門戶得與利欲兩遂所以罔惜叛道非聖而附和之也

先儒有言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夫士習於訓

詁而試以文章世目為儒者事矣而趣道之路不在是是舍道而求所謂儒也學無當於道古人且不謂之學而況足目為儒耶

漢元帝勅東平王傳相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王後來朝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王鳳勸弟與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

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娛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觀此等語乃知漢代修經術尊聖緒性情之理義利之辨尚分析通曉不似後人一切蒙蒙也且斥諸子爲反經非聖賤史記爲權譎駁雜皆昭然定論獨所謂不宜在諸侯王所者不免挾私淺陋之見耳夫不宜在諸侯王可謂宜在天子所耶

伊川曾著中庸說終不自安而火之正恐語意未合或誤後人先賢慎於立論且見傳書之難如此

朱子全集中與門人往復論辨書旨常有未定之說至晚年集註成自謂不可易一字矣後人乃有竊其未定之說以反集註而自為識見者豈欺人不曾見全集耶若自不曾見而僞以道聽妄為新得遂欲反異前賢更大足嗤

観晦翁或問中辨諸儒議論醇駁真察見秋毫非理明見定安能如此分析了了

先進遺言集錄有成書者得覩數家愚陋不敢妄為低昂大要以平實切近者為明理之言虛遠凌躐者為未真之見當更質之有道

明道言王荊公談道如對塔說相輪謂其不曾身歷只是空言

也夫對塔說相輪猶是相輪形似若只向虛空中撫相輪則并形似亦非

邵堯夫精易數玩春於三十六宮言卦象也又弄丸餘暇閒往閒來言太極也堯夫玩弄造化有以自樂而二程不甚推心似於孔顏樂處亦微有辨三十六宮一云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唯有乾坤離坎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一云八卦奇畫十二偶畫二十四亦三十六也

老易後人並言之然易是道老是術易是順理老是用智

朱晦翁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之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稗助而後安又云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譬可欄

糅經傳遂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弗以空言視之而已此等語正是道問學之良規實境後之讀書者書自書我自我已讀而無所得便謂書是虛言腐語不足憑以見道乃舍之而妄附和清虛空曠夫既已不習古人涵養身心之具又并理義道言而盡捐棄之徒取浮說相高以求道明德立必無是也

程子曰後人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嗚呼榮華其言而不至於道是無益而可已也離真失正而反害於道是有損而當戒也夫文以載道為要既不得其要即無當義理而徒以巧麗修飾其偏曲之說見衒燿之私情寧得不至害道乎夫詖淫邪遁是言語之弊若形諸論著即為害道之文矣

文所以載道而立教文不以道則不足垂教藝焉而已蔡中郎議云聽政餘暇日有篇章聊以遊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夫文而無當於理又不適於用第以娛目適情誠何異博奕是乃所謂藝也

末流學乡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辞章學成欲何
用奔趋利名場挟策博塞遊異趣均亡羊此楊龜山勧斥學
者詩也嗚呼以賢才杰士而令誦韓莊事辞章以奔趋於名
利之場竟成何事

薛敬軒言文章止論古今得失事體利害而不根於天命人心
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夫能論古今事體得失利害
猶只是以文自立若更不関得失利害而徒摹竊前人一句
一字之巧以湊合其底成浮都之誚果足為文乎

司馬遷謂儒博而寡要彼盖以博聞廣識為儒而不審所謂要
者何事聖人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夫徒博聞廣識而不知

要又焉得爲儒

聖賢學術乃明理由道檢點身心之事非別有道學一種話頭也

聖人論儒乃有君子小人之分夫儒之學學爲君子而亦有入於小人正在爲己爲人之異此等界分聖門屢言之中庸之闇然的然告子張曰聞與達至於喻義喻利其推究心迹處亦只是此此乃審志進學家緊要關頭學者所當自爲省察趨向若果此念已自入小人恐優孟之誠不得更咎人言也古之所謂小人豈必內懷險詐外作淫縱與道義絕相背馳者哉即有意近名色取無實之美而其中少不相副便以小人

目之矣的然日以之人是也夫君子小人之辨正在公私誠、偽之間一念為名便已自私而涉偽私與偽毫釐之入即實德之所由病也寧得不名小人乎

小人用巧而厭然人即見之君子立誠而泰然人亦信之正是驗天理之真必不容偽人心之同必不可欺彼其人自為之亦自不覺在他人即賢愚不同皆能見表察裏而明識其偽君子小人然則欺人之術雖工何益畢竟只是自欺而已

古之君子有過思改故不須掩以欺人今之君子有過憚改故直為說以自文此正悔吝之辨改者卒於無過文者彌彰其過吉凶之德自殊矣

語云匹夫匹婦相會牆之陰旦而有人知之此非人不可欺只是愧心情狀自家終難掩造正是閒居不善之實實則必形非人能污竊乃其自露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二語意同而重複言之可知聖人於學者此等話頭正要常常提撥良以易染之疵難療之痾在此而入品之真偽學術之虛實所係尤為不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後之學者惟患人不己知便有不知人之弊惟喜附和不問其類此黨比所由起也

肆戊人有德小子有造先王修道之教首先造就人才如此以是布列庶位化誘閭閻何道德不一風俗不同也

兜鍪之武夫皆成譽髦非教化隆洽性道修明何以至此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此聖人處衰世之語都俞吁咈之代當不如是

宋文丞相詩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知道之言也

慷慨殺身是氣之所激而志因以決從容就義是志之所安而氣亦不回

愚自用賤自專生今反古徵於斯三者自當省察

忮刻狡憸是陰柔之惡狂蕩暴厲是陽剛之惡

周大夫憂亂詩曰握粟出卜是胡能穀蓋不可以常理定吉凶

而爰卜稽疑庶幾倖免禍患務此真處道微之世不得不然之事也

雄狐鶉奔宇宙萬世大戮聖人不删以昭惡孳頹天理民彝象教亦正在此若後人必以為非所示後而諱之則寬惡不得為厚而無非何以立坊聖人正不如此是亦思無邪中一義也

女曰雞鳴一篇禮恭樂和勤業好善真所謂樂而不淫者王民之俗宛然鄭風有此豈桓武善教獨行於斯人與

緇衣二公其令德可知衣之難爲宜非古人孰知之適館往来改服受餐亦無所不欲用其情之意盛德之愛深也苟非其

人則此等語將近私交曲媚不可為訓矣往來亦當知有體

養服非所以愛賢士大夫自屬者亦宜知之

小雅皇華四牡諸篇皆遣使臣之詩要知九重意念所得與四海流注者惟賴此使臣故燕勞體恤靡所不至

小雅遣使以體察民間隱曲宋元豈遣使以督責促行苛煩此得失治亂之所由殊

鬼神吉凶只是這實理得失之感應至誠前知亦只以此理知之程子曰若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多事言不必數推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動有幾矣何用推數孟子知盆成括見殺只小有才未聞大道必妄動取殃便是見殺

之實理先幾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夫無當於道多能何為詞章記誦亦如是

史以紀事五經四書以載理事須辨理非理不可論事

明道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語云殺之則傷仁放之

則害義如此當如何古人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置諸不能為

害之地故於惡人投畀放流使其毒無所得施乃聖賢以仁

用義之道也

議禮制度考文都是聖人甃齊世道之成法上之道揆下之法

守皆在此所謂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理便是天逆理便是得罪於天不待譴責然後為罪濂溪曰君

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順天逆天乃是自家做出的吉凶天亦不能違異也

致命遂志致即致知之致若有一毫希望幸免處便是不致志亦便不遂

温良恭儉讓五字一時皆合非聖人不容易渾成其陰陽合體太和流行有與

公遜碩膚赤舃几几大臣自處當如是大賢君子之風度宛然

不能下人為驕不能舍己為吝吝必驕驕必吝使周公有此何異鄙夫欲操勝人之勢不肯自引為非以此居高位必於天下事有損且喪身名也

心性明徹時於自己好惡却不昧及遇一外來事思少周旋則

不免牽合物情此即是旦晝之梏

吾道雖在自得亦須同人相發明故講學輔仁不可無友大抵理孤則易奪苟非卓然鮮不復以流俗自合此何啻旦晝之梏

程子曰邪說終不能勝正道信然夫正道是天理民彝雖暫有沉晦要是主張宇宙成立天地之理固應卓然不磨邪說雖乘世教式微間出猖獗卒亦無實理以自立惡能終勝近又覩邪僻之徒能以雄健智數鴐其說者一時極爲縱橫竟以不檢受禍其下淺陋破敗者又無足言盖天道人理之所無何以不至是人自不察而爲其炫惑羣趨僻信良足愚也

吾道乃天地正理常經異端正是悖乎此者明正道不容不斥異端如白之必不容黑火之必不入水昧者乃援異教而強相附合以爲一特欲借吾道以爲彼地而不知其實之必不可借也大道晦蒙數成絶響而令借者得誣蔑以爲姦不有入門窺室之士何由精析明辨而力折之乎

薛文清公云宋儒亦有流於禪者不可不察此語殆有所指蓋不欲顯議前賢也又称元人詩不宗朱氏原非學之語意亦大有趨向近世多有不宗朱氏者信不可不察

宋學之類禪者猶陰主其說而陽不附之曰我孔孟也非禪也後之學者明是禪而非程朱且不以叛孔孟爲嫌矣噫此可

以識士習之無忌憚世道之慨也

程朱推明聖賢之道而辨異端後世學者溺意異端而非程朱二先生亦何尤於見非獨此道不明人為謬論乃其所深戚

薛文清云程朱在當時知者甚少愚謂先聖往日尚不為人知正由知聖賢者殊難

薛文清公言生於程朱之後者何幸如之以四書有成說而大道明也愚竊謂生於程朱之後大道亦多所未明其故有二一則誦習言語以為進身之階者既不識大義之所在一則惑於空虛而妄為自得之見者又不察事理之當然雖程朱亦無如之何也

薛文清公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薛公此時尚未見邇來競異論而妄議程子者彼但欲藉此進身既無體認踐履之實學又以爲不足誇奇鶩名則槩取詭異不經之說以自好而前聖道術後賢所講明悍然目爲窠套其病正由無意爲己之學見一時浮論好高者則趨之不知於聖賢實理並無一毫是處也

伊川晦翁氣象看來多剛毅是其稟氣雄健乃能如此真任道之器非懦弱所及勉焉猶恐自廢

壁立千仞四字不必先橫胸中只理義昭明持守堅定自能有信古餘論

此氣象然在己只須常若不及也

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吾且直之夫與人語道而苟且附和則不若弗言固當直攄己見然倘非同好又宜審量若得相可否而弗盡弗直或自勝而不通人言者俱非彼此求益之道也

高言不王於衆人之心在後世為尤難夫上所率下所趨咸已不在此則言為迂且恢其誰能從此好古者所以每恨於無徒也

晚世邪說暴行不但異端之流有種習浮華而以矜世竊名不肎禮度之內此風不熄士行何可端也

醜態小人易知也易去也惟詭名飾姦之徒亂天下國常士德
此察微者所宜辨
天下有道德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富貴之士道德之士其元祐
處便可作古人事業若止爲功名之士便已七八分入富貴
中矣
德無不善才以成德則善以濟惡則不善程子言陰以助陽成
物則君子以害陽則小人
薛文清公自言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便不樂
必正而後已此即可見公生平大槩不可易及處
反己自修同人講習不忘砥礪恥爲小人者素位之事也高自
信古徐論

表幟廣為招邀自樹門庭求濟聲聞者猶外之事也更有黨同伐異腹蘊戈鋋托要依門身同市伍則又悖義之甚窮其一念亦只是願外而已若能反於素位便可即日冰融

俗語云識得破意思弗過只為此一念牽累如縶碇石故遷改迅決當象風雷庶幾有益

廣記穢褻僻錯不根理義之書人欲愈熾天理愈微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當準勿視例一切屏去

習俗最易移人令人入焉而不覺故擇里為智

克欲勝人伐則誇己怨乃尤人欲惟利己處人己之間君子所加省也私己踰人則諸態畢見

於理義不甚明而心術固自有端良者此是稟氣生質之美然
恐有未盡合軌處若心術不正不須更論學術事功
義利兩字即天理人欲二端不獨在自己身上事要明白辨察
至於識別他人而為好惡亦當以此為主若此等分寸不明
則是非可否皆罕得當
異端只是無欲故世人之多欲者反為其所小聖人無欲而為
理咸備故異端之無欲而滅理者又為聖賢所斥
陽貨饋孟子豚若孟子肅此便不受亦不往何以知之以王驩事
知之遇諸中塗時孟子便當正言理折必不少假借盡戰國
士人體貌與孔子時又不同

成王定鼎於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與唐虞傳授意自別有居當有食有食當有教此禹稷契事其後便當有刑故皋陶總命以弼教繩姦有教無刑堯舜不能為理矣夫刑苛則恐殘民而發刑無以禁惡惡無禁而使其至於賊良善則失平與眾刑同仁人君子大無樂乎言刑又豈樂乎縱惡以病良故以不用之心用刑者要在推心及人引痛歸己平情而酌義順事而恕施毋得悍然倚法推斷也故曰欽哉欽哉維刑之恤哉

禮歸有定之體是陽斂而就陰智藏神妙之用是陰凝而縕陽所謂陽中陰陰中陽陽根陰陰根陽皆可以此理玩

天下莫尊於理天之所以為天亦只是理如此

火種子只要不露至著物發焰便須加意維持（退藏待動之義）

但此心收斂便自無妄

守約不惟省事且能顧事

凡事持之以義安之以命知命則持義不移審義則安命不惑

本心不正脉理皆邪學者須先痛省此語

未有聖賢理義不明而能成就人才光偉事業者

溫潤而栗處己處人皆得

位之所止視其才福之所稱顧其德

福基禍本一語一動皆然

論語一書自聖門高弟外有可人意者三人首蘧伯玉次儀封人次林放

有學問而人品或不然者未由人品而不由學問者學問雖何知德明道而已矣人品雖何實能修德凝道而已

勝心二字後世談學問者類有之論語中所言並無此氣象檢身若不及善欲與人同何處更着得勝心

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此周公訓告伯禽保國之言

誠自不妄語始不行之言便是妄妄則必多多鮮有由衷者

我所病人者人將病我狂悲痴言是也

輕言則納侮非有忤他人則自見其醜

吉人之辭寡非法不道也

省繁累靜繁者不切之務靜者主一之求非厭日用而守清虛也

水含珠而川媚石蘊玉而山輝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施四體是也

人以含蓄蘊藉為美質苟生質未融大宜重慎收斂

歲云逝矣慨從前之憒憒天假年乎恐仍今之悠悠

吾輩不能彷彿先進而更為後進所風靡可乎

信古餘論卷之七終

信古餘論卷之八

雲間瀉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金木水火土其為物者是凝聚之質氣則總為陰陽謂之五行者陰陽之運行各因老少以自為性而冲和者常在其中於是即其順布生成之序而五行之位列性亦殊焉雖總此一氣而又非無所分別者故其流行化育渾成之内自有條分人物稟受二氣便自足此五者驗之法象形氣無不昭然可辨而識此蓋天地之氣自然有此參和而循環變合亦自然不爽者所以完具不偏而能為發育生成之本也

坎艮相繼水土潤而物始生也離坤相承火土燥而物始堅也

震巽皆木始發而就榮離火生焉兌乾皆金初柔而後剛坎水生焉離火化於風木西流而歸坤土坎水液於乾金東注而入艮地東木以雷發以風榮西金養於澤然氣稟純天蓋乾元至剛之氣麗土而成形故於五行中其質獨用其體不滅而更為施化之源也

八卦配列四正四維豈為虛位艮有實宰各因時正令布德利物以成生長收藏其動氣則八風是也東方震其風明庶萬物萌生東南巽其風清明萬物舒散南方離其風景萬物盛長西南坤其風涼萬物致養西方兌其風閶闔萬物收斂西北乾其風不周萬物消剝北方坎其風廣莫萬物歸藏東北

艮其風俗萬物終始是八者各行其氣各循其向各如其候各成其能職專而不侵序順而不忒苟失其正則為災祲此天地大德之自然二五成列之定位聖人非以私見安排強置者也

八卦震巽木乾兌金坤艮土皆二而離火坎水則一夫木金土皆有形有形乃有剛柔老少水火無形其氣本一安得有二且水火居子午位為陰陽之極陰極根陽故一陽生於坎中陽極根陰故一陰生於離中此陰陽之户闔闢之樞不得有二體者

康節觀物詩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此可以識水火之初

陰陽之消息其相接處試以月魂魄言之便可見纔滿便虧纔盡便生間不容髮既盈後月光方盛人不見其虧而少差絲髮便是初虧虧盡後月魄正晦人不見其生而少差絲髮便是初生陰陽流行循環相禪不容少有間斷其理正如是

日月星辰寒暑潮汐各有常運而萬古不爽者是天地之大信即此便可見天體蓋天無體元氣之流行即其物耳雷霆風雨又感遇聚散之適然二氣變化之所為也

天地大信以潮候驗之最明蓋理氣之自然而必不爽者非有一毫安排於其間然即極巧於安排者必不能如此應期合節也因以見天地元氣一成於有初而終宇宙無分毫參錯

非信而何

實則能舒虛則能斂舒自内出而温斂自外入而寒此寒暑感
應相因之理也

暑極必復寒寒極必復暑此便見所主之理

天覆地載日往月来無所不及宇宙之内造化也風雨晦暝雷霆
交作他處或不然偏隅之造化也

水内實而盈火中虛而發

水下潤而發於高火上炎而附於下

氣自下而升液自上而降根陰根陽之理也

雲上騰而為雨是蒸氣成液之明徵

信古餘論　卷八

風雨露雷皆地氣之升騰故康節盡以屬地之化

風雨露雷皆自下而上只一氣也而變合有不同大都雷風從木火而雲雨從水澤雷自下直奮風從橫來故勢有緩急雨雲皆濕土之氣既蒸而上復潤而下一體變化山澤所出也易雷風相薄山澤通氣當以此參之

形化未著氣必絪厚故自然凝結成形而為氣化形生巳衆氣亦漸分故托於形而滋息以續相生焉夫禽魚卉木無而忽有者氣化也有而日益繁衍者形化也

氣化之初二氣鬱勃自然凝結成形此生物之始其後乃以形化大要天地之生氣無窮而以形化者則有限形化之後遂

無氣化者既有此衆形氣已有歸着處矣

或謂地之下皆水殆不然天運於外地凝於中而天氣又行於地之中水蓋地中之氣融液而流通者如人血脉然流動於肌胳之間元氣盛則榮衰則竭故謂天一所生盖化於氣而循於形也焉得謂地下皆水而至於浮天載地哉

人見海水無際便謂地下都是水載竊謂海底亦地海亦地所承載者但莫能測其廣狹深淺耳夫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發於至高委於至下海特地之下而流之委非能大於地也中庸語地曰振河海而不洩此語亦甚明白的

地下皆水之說愚頗不然之竊以爲天以氣包地外水即地中

之氣縕畜而成邵子所謂靜久必成濕也及觀薛公讀書錄

已先言如此雖同是理度然必不謬

山川封號自唐武氏始雖秦漢信神好祀無有也蓋士學近古

幽明之道辨之審析不經之議無自而起唐自六代以浮華

稱文學知道既希又爲異端邪說所眩惑人鬼之道不明故

妄陋如此

動物本乎天由天氣生故飛走行天鼻通天氣不屬則死其性

有知天氣清也植物本乎地由地氣生故萌芽發地根通地

氣不屬則枯其性無知地氣濁也然動物以天生以地畜非

其水土則死植物以地生以天榮不得雨露則枯或謂天地

一氣何以分生動植曰日月星辰良非地屬山澤海河豈亦從天至於二氣升降流行則不無相合故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器物成為陰用為陽成主靜靜者一陰道凝也用主動動者廣陽道通也成而後有用殆亦陰先陽後之義與

天度有歲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地亦有差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時嶽臺是地之中先儒謂天運有差地亦隨天之轉而差亦度其理當如此也夫天地有常運有定體尚不能無差可知形氣自是難齊彼宇宙內不得分毫移易者獨此道耳

熱之返於寒寒之返於熱必有漸氣不能驟也一念善即已無惡一念惡即爲不善入此出彼如疾雷迅電更無舒徐其漸以爲神乎

大雨後見庭前積水内倒映屋宇分明因思月中所謂山河大地之影者當亦如是水本無光明因在白日間照得上面物影在内昏夜則無矣月下受日光而中間物影入之其理正如此大抵水月皆陰類借明於陽而其體内受亦同也大日皆陽其外照亦同

夢兆占卜皆是氣一處夢兆無成心者驗占卜心誠者驗皆與氣合也

玩洛書數其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生成之位原相聯陽位於四正陰位於四隅尊陽也陽生陰成者左陽而右陰陰生陽成者左陰而右陽五居中數而無十然四方八面相合皆成十也

古有六卿令吏兵刑職事畧與古同古司徒惟敷教擾民令戶部止課計財用出入而已古司空居四民與地利令工部雖司水利餘惟經理營造無復居民之事矣禮部掌禮樂祭祀猶古宗伯而所司學校似司徒之職渚於此然既非專官遂同雜務夫敎化國家重事特設地官一卿主之今已不任此職雖入於宗伯而又不以為重此三代而下教化之不明風俗之不興盖廢官也

康王以君牙爲司徒誥命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古司徒之職如此嗚呼主王授任豈區區握筭用度耶然則後之計部其不得稱司徒明矣成周太僕之官長侍御僕從穆王誥伯冏命曰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然則古太僕之職在董正侍御僕從以幫成君德委任非輕不專檢校馬政一事也

聖賢明道淑人謂措已良心者豪是聲利後代舉業乃以聲利寵士士既相率以探聲利而欲求其立心爲己之學不惟無師承且亦非世用邈然目爲古人事則所謂修先王之道行

先王之治者皆當爲無用之贅言矣

科舉取士歷代遠矣士非不誦法孔孟顧義利之辨正在求之一字國家求士則義也士求國家則利也操業而投試失志而悲恨交集得則揚揚自以爲奇遇義耶利耶國家以義求士而令士以利自媒用其心於得失之間又何以行義

國家以學求士士爲仕而學上求學下求仕所以日流日遠

陸象山在白鹿書院講君子喻義章以當世制科立論謂學者所尚非義而入於小人一時聞者爲之竦動晦翁亦亟稱其說夫制科以甄賢晉才而其習乃令名利相尚惡得爲義然賢士大夫處此亦自有不妨於義者昔范忠文公少舉南省

第一宋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省元必抗聲自陳得置前列以吳正肅歐陽文忠二公猶然忠文獨不肯自後舉進士者始以自陳爲耻此真喻義人也夫省舉在前登第在後即是義命當安處何至抗聲自列且自得置前誰獨當居吾後此與競利市井態何殊

以文詞舉士是令爲學者習文詞耳以粜牘課才是令在位者飾粜牘耳

以賢才舉人在兩漢時猶不失此意爾後只是言語文字矣

古之制民未有不勤無功而食者士以志道治人居四民首其勞且益更大不爲苟食也不勤無功惟僧與道乃托之懺悔

淫業祈禱福祐以自爲功坐飽穀粟廣誘施捨糜耗天下衆衆之恩至不可計此古有道明聖之世所必禁絶者
今有惑於釋子者都是爲懺罪種福惑於方士者都是爲却老延生不知此二事正聖賢所必不爲若聖賢亦作如此事便是不明理妄意非分人其識卑卑德業必無當矣
理實具於天性而欲以空滅之命實定於形氣而欲以術延之此釋道二家之誣妄也
釋氏之法人情易爲趨向蓋有樂其員融以渾世俗嗜好之迹者有異其超拔以懺愧天作人之僭者不知順理從欲是何可托修吉悖凶又安可懺

天即理也循理之心即天也人不能循理合天而違理以得罪於天乃懼幽冥見科求解於釋氏其愚且惑甚矣

孔孟之道復明於程朱昭然宇宙間而訾議之徒不但傾險匪類即才士亦多有置喙者蓋至道難明知者既罕莫能識孔孟程朱之所以合或止見依托傳受者言既因實行亦相戾遂以輕議倡明之賢視之亦若只知斯人者此由教衰道晦士靡於俗其所見固如斯也夫程朱以難知而見忽無怪也世以不知道而忽程朱程朱忽而道益不可明於世此其所係豈小哉

予少時見舉業語及異端則人不敢以為是雖未盡真能見得

亦足知相延尊信吾道也後士人文字有漸出諸子語如老莊列者後則大用西方口語而士大夫誦法先聖亦有妄置議低昂其閒試叩之於二者亦俱無真見不過躡取虛浮牽引一種無根據話頭傳聲附影以相倡和及觀人心士行遂不逮先進遠甚此豈非無忌憚之驗昭昭者耶大抵邪說暴行二者如內病外症有必俱有此往古賢聖所以急急袪殄無非為世道人心立嚴界也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此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多歸釋氏耳夫須熱門收拾者固未必便是志道人然後代趨向易失岐路其述

誤亦正由此世間頴靈之士未必真乏種由上不得大聖人
為依歸下又無以自立不得不有所投以寄其才慧乃中世
惟浮屠門户譸張易衒鮮不網入其間者此在任世教者當
受其責耳 聞張文定惡荊公為人未嘗與交一語此問荅豈在未惡前耶

宋神宗向程明道称王安石之學明道對曰安石之學不是神
宗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詩言周
公之德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王安石
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觀詩語氣象正與介甫矯飾強
戾舉動大相反其身分事如此不知所云學者更何等學
問自是學問而人品德性又自是一種耶後代言學問人品

每不相關所以兩失之者由此明道此語非許人之短正見對君不欺

伊川在經筵不請俸不敘封詰陵歸後官不肯寫請俸狀子其意謂本從草茉聘起請俸請封皆非難進之初意故其言深以陳乞為非益審義利而耻言之也

伊川不受館職人問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此意只欲行道不為祿仕乃真學孔孟人然生三代之後恐終難在位其出處究竟亦當與孔孟終身不遇同

上蔡去覗一事是脿私之法便覺只有我自為主

邵康節怕處其盛雖非聖賢順受之意然易中却有此理

元氣篤生聖人聖人保合元氣故其德同也而福有盛衰則世
運有升降不無與相應遠耳然固可易地皆然
蘇眉山視二程其莊列之比顏曾乎莊列亦一時才儁之士其
任情縱恣亦狂簡而不知裁者生不與大聖同世乃妄揣放
論以至詆誹遂為名教異類藉令及門依歸必有所準繩不
令披猖至是也東坡雄邁過二程而伊川守正心誠意之論
欲以約其偏勝歸之中庸以彼不羈之才既難為人下又持
並起之勢不肯委意以受磨礲故遂至相角而横加訾議然
律以正道常理二程終是純金粹璧與奇瑰巧麗者自殊
蘇長公才氣有名一世立朝亦正直但新法時每事輒有吟諷

夫國家事止宜頭諫安得如此大類非笑說詭何以不開諂賊之端伊川方嚴於細事必有規正當時嫌其苛責然終是老儒誠意處明道則溫恭端諒言行未嘗阿徇而聲色不作鋒刃雖小人亦諒其誠實是不易

國朝士大夫學術之醇議論之正莫如薛文清其言曰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此語足以見公之居官秉道遂志不顧利害在內閣見曹石縱橫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乞休去進退明決罕有能如公者由其正學優性功夫既深於世故卓有定識斷之以義不似諸人勉強榮戀勢分也

漢末諸賢丕昧括囊之義其取禍不無自作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凡天地之氣交則通不交則塞故月令閉塞而成冬正天地不交時也漢桓靈之代上下洽隔甚矣人事天運可測同符諸君子強以議論標榜與陰陽為競其何能免

利欲人所耻言而營之者衆則不覺其可耻有不善營者乃目為愚昔人狂泉之喩最切

薛文清公云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此必當時有為而發語云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其情狀正同

利端不可開開必不可復塞日甚一日不亂不止

好貨好色之心能自辨於白日不免忽於夢寐恐終是習氣未除病根尚在古人克己夜卜諸夢寐真能善自體勘者

今人遇事講求亦與古人同但古人之所講求在合理今人之所講求在合人

不自知其所未知知不及人而難自屈皆己私也皆為人者也皆喻利之心也縱或自昧難以欺人

三代之末以不道亡國雖由君德亦是其臣以榮利為重不能盡以官守言責必為去就者若使公卿大夫皆執此義不肯苟且祿位人主即欲自肆於上亦何能為如是則可使不為不道而國亦不遂亡也夫能匡正其君使之不亡與待其亡

而死之者忍受孰輕孰重

執政大臣若真能克去己私以至於盡縱無伊周才哲天下必有以聖賢心跡諒之者然然當由見理實宅心公縱運用精神未徹必自正大光偉

范文子曰是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歷觀往代事皆可驗此豈但天道消息然哉蓋人事至此或縱晏安或恃乎善業咎當不免矣聖人何以處此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堂上人辨堂下人曲直只是心虛而明則是非易別既虛而明則所別是非便有理在若素能明理者其剖決又大精允故

窮理即明心之實功實益

孔明三代遺人若言大學體用未敢必其素定然推誠布公洞然心跡則武業中王道無疑也至於誓死殉義光輔少主雖古純德名世亦無以踰之豈可以後代人物擬倫乎

諸葛武侯以潛龍聲實三顧而起身繫漢運寄命一方觀成都田畝桑林其家實可知當時幼主之闇孽倖之姦士大夫之望口貼然無異且吳魏二仇國謀人謀士無有得放陳乎陰計必其人豈易物色宇宙中耶彼借援引進位及得志而專意私營欲以豪傑自命者不知量矣

宋神宗信任王介甫如伊呂後出有言必行若使介甫少知道

不急急經營財利但取先王均產節用之法與司馬呂范諸君子熟議而果行之亦宇宙一大快事惜乎以啓塞張戾之見又錯認周官制度妄創諸條例以禍天下蒼生

觀王介甫誤宋一代事可知氣質偏錯者豈但無以入德即四海蒼生之酷禍亦當由此聖賢所以欲力治而亟反也

曾子告陽膚語將上人恤刑之意直從根源理會來念此又自直任明斷不得不但主刑者所當朝夕盟心而教化一事凡為人上者皆當知任其責彼手背從政之人正是不曾識得此意

居官行政只將人倫風化為重以此立教厚俗其政體治效必

不尋常

上之人自謹於法則法尊上之人自返於法則法玩法已玩而
吏欲以法繩人徒生亂耳

自三代而降人臣以頌德諱過爲忠敬此非誠心勿欺之道唐
虞君臣未之有

人臣於本職若真不肯苟且便有多少不易做事何暇更思出
位

安往非事安往非道豈有忽自己職事不足爲而取世所奇異
者以爲名此風相效實德實功必鮮

凡事不誠未見有實功永利彼苟且博名者吾見其鮮效亦靡

終也無實濟永利之心必無計審精密之事何以能久

昔人責不廉曰簠簋不飭責不謹曰帷薄不修非但為其人諱也蓋亦極徵不廉不謹之事而不欲正言之欲令士大夫知其言且不可況躬蹈之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服章有德匪德則不衷災身之禍天道人理俱宜然也

謂聖君賢相之生自有天命則可謂聖君賢相不能挽回天命則不可

人心悅而天意得此斷非虛語王莽篡祚天下皆謳歌思漢火德不再興不已也隗囂公孫述欲成事必無倖也

漢雜霸踵戰國亡秦之遺也唐襍夷夏五胡元魏之陋也
紀事取不易漫無臧否何取於垂錄稍加抑揚恐析義未精取
裁未當不無爭其定論彼容易指摘誤加人以意外之毀使
受者居恒而蒙譏固為口孽至於隨人獎許乃由流俗趨尚
不合事理之正使後之觀者徒長迂浮無裨名實豈非隨筆
之詒誤耶古人謂作史須識須才須學學必明先聖道術識
必精天理平衡才則即事而辯惟允惟當而又矢公秉直凜
乎天刑理罪之是懼茲或庶幾耳
先王作樂以和平感人欲使風移俗易梨園教坊諸技不知欲
使天下成何等風俗也禮樂不興已矣而更宣淫道慾以為

令於上天下何得治乎

今之唱諷詞曲濂溪所謂妖聲艷辞者也其恣情適態至於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信有然者

前代名臣亦間有留意聲伎者雖不可以此遂沒其勳望然亦是盛美之一累人居身事當思孔孟不為者便是不可有

漢高帝重禮四老人以其高尚不屈也若當時廷臣有秉節守義不苟自立者高帝必不輕易即以嫡庶根本之說正言直諫亦自嚴憚畏屈惟是時人物無論叔孫通即子房見推人傑亦止運籌一事非帝心所畏敬宜其有賴於四老人

伊川謂張子房能用高祖看史如此真見肝膽蓋子房一股為

韓之心用高祖作出力人既得報韓又得酬高祖而子房出世事畢矣

宋常安民曰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此真要言夫君子與小人角事如祥麟猛虎必不可以計力相往復以彼傾險四出之小才而加以縱恣無忌憚之心事徒見君子必不勝而更受禍深也此天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

小人精敏強幹者於國家事非不智足畫力足任也但多自為一時可喜之計以快私情不博謀定是深慮長永所以雖或幸成終有後隙且因以誤國多矣

天下事只一理民雖至愚而不可欺凡國家事有卑方以至挈

肘者不若直引己過而明白更張若慮損國體巧爲遷就不惟無十全之術即委曲其間亦終不足以欺人也

私心慮事斷難掩人豈惟常人雖聖人有私亦必難掩

以私心慮事又欲以盛氣服人其困甚矣不好學之蔽也

人有他腸非正言可救者弗言可也聖人不答丘賦與孔文子攻太叔疾之問是也

古奸雄起事必有所假托然實不誠故雖因假托而濟亦終因不誠而敗

儀衍脣舌播弄若生春秋列國時便不能得志何況以前

程子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 愚謂不俯就則人不知聖人之

可

學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愚謂不高致則人不知斯道之為重

仁以知微亦須氣充處雜而達處難而攝道何可幾

薛文清公謂小人不可與盡言文清必有所警觀聖人應答陽

貨語甚畧知此言誠然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非但其人不解所言也亦當辨其資

性心術如程門之邢恕豈無所解彼且以之行其不淑矣

人須是畏理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之人只是他不畏理故窮

究極惡只此一念錯將去

畏義如刑一念便是真切謹獨處余嘗謂愧人者每多誣飾能

自愧其心者方是誠意地頭事

詩曰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此活式人口吻也大抵人能自畏其心乃無愧怍之事令徒曰畏父母兄弟人言其作姦於人所不見可知矣要當於伊可懷處便若天臨雷虢不待思及父母兄弟人言此乃有善無惡人也

湛然之氣真從慊心處得之然在大無道之世又須置舒條枯榮於度外不然恐未免奪志不終自立

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即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心安得不收斂身安得不齋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而上臨下奉何一人不賢良君子乎此古昔敦尚教化成就

人才之執物宇宙所以臻太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聖人寧儉寧固之言亦正是救時之深意蓋禮當循分
踰分犯禮惟奢踰之不在儉也載觀世道升降未有不泰於
儉而否於奢故憂世道者重之
朱子曰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為仁是要做工夫
去為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為禪上蔡為之首愚
觀後之學者又只說知連仁字也要擺脫不知於聖門學問
又何如
古人獲上之道在於信友蓋惟朋友交契心跡莫隱若其生平

足信則人品不虛矣信友之道又在順親所謂內行純備孝弟足称者然亦可見所信之友合志同方必非他類也古之取人內察諸家庭外觀諸交與即未必實見其中而志行純實材品端良已於此驗其梗概

大學治平章讀者宜反復熟味其言而靜思其理須知其所以運量天下者精神若何而措注血脈若何而流通則四海掌上不難經綸矣夫推心同欲此至要至簡之術王道非由殊作亦無奇事慎斯術也不特修教化敦人倫可以一德而同俗凡諸典章法制皆由此意經畫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王道如是矣至於用人生財亦總不出一公字用人公則好惡

不煩而仁賢登晉生財公則上下胥賴而君國一體蓋人者行政者也有治人無闕政則萬事理財者制用者也有餘用無私藏則人心和合天下親親長長之人享天下樂樂利利之澤唐虞三代盛王世道寧復有加於此後代宰執大臣能深體此章大意而秉純心推公理以佐王庇民縱未獲上下同德以究伊傅周召之盛美其施爲舉動亦必大有過人定不作秦漢而下苟且成就人才也

朱子云今人爲學都是爲名又先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獘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

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者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晦翁此論直是發明聖門爲己喻義之旨然曰要成仁方殺身者亦未是全無志趣人但以此念爲學終非實心耳如安漢公日夜圖禪代而令士民上書頌功德獻符命此亦可言爲名耶

宋范文正公謂子弟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又曰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誰復禁我遊者豈必有諸己而

後為樂乎夫自足於己者不必羨乎外遠視其外者不必專
在己非曾從事於道者不能張橫渠請中庸實自公發之蓋
於此道曾有功非止一代瞻望之士也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
蓋自漢末崇尚老莊而晉乃濫觴佛教南北六朝翻演傳譯
其書始繁唐李翺云佛書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之詳矣
其餘則皆夷狄之道也宋宗景文亦云佛多是華人之譎誕
者據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其所見亦與李翺同而云華
人譎誕蓋即晉魏而後其徒之黠者與宗尚士人立譎誕義
之倚也朱晦翁謂佛家偷老子意做經後來道家又偷佛家

言語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真可笑也大都由說僻之士傳聲附影自為玄妙而當道術不明之世無能昌言窒塞之者竊嘗思之理者有生之本生而具於人心則為性故生之性即心之理生無別性則心無別理異端者緣不識有生之本不曾自於心上明白見得此理則於萬事萬物有難強合遂目為幻妄而一切空之故窮理盡性功夫都無用處既已空諸所有却於清淨沉寂中只知得吾有此心遂將這能覺能照無拘無礙的神識認為本性常守在我便說此是大事因緣更無二義要之既無此理可主又不為嗜欲所障却只見得此個只將此個為主

索妙便自落此話頭所以佛老莊列轉轉相襲都是一個窠
圈而巧為翻換自分精粗總之皆不識聖賢天命人性道理
耳
竟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柳子厚著論謂廉耻即義中小節不
得與義抗而為四此語不可謂不知義子厚貶謫後追悔往
事自云於永州讀書講堯舜孔子之道此論不知作於何時
如云聖人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又曰踏之斯
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又曰義之絕則
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此皆非漫無依傍
之語可知唐文章獨韓柳為傳亦自本有與則矣竊思竟子

此言主於治國立維必是將禮義俱作行數事則該括廉恥不得所以分立為四界竟知義之本則廉恥便在義中也

賈長沙學術雖不迨董江都然觀其治安疏中語於政體民俗自是近古且首發痛哭流涕太息三言亦其實心感慨遂欲以此感動人主非若後人矯情過激之語也人或病其立談之間遽為此狀是未察其誠心者他日淮王墮馬遂以奉職悲死此其人夫豈苟且歷世者哉

梅福請封孔子子孫為殷後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又曰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夫以有土祀夫子禮正義當矣而獨以殷後封則未然夫聖人之

後自當封封以報功崇德也以此爲世綱常仁義禮樂之功德又何必援前代統一四海之事也

班氏贊劉向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彼直以孔子首綴文之士而比同孟氏於孫況司馬楊劉之中謂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者此漢代文儒學術未究於道之詬也夫董生已是度越諸人孔孟豈可同日而語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殆不及其子歆以爲不然謂仲舒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不加

過矣其曾孫龔亦是歆議夫謂仲舒比德伊呂者或見其三策中語似已得窺前聖户庭識三代體用學術若果見諸施行定不作管晏成就其子其曾孫不以為然者亦見仲舒後來事未盡得如此語蓋仲舒於篤學極有功夫策中語是其關見所及管晏不能道故遂有王佐之許其後人以為不及游夏者蓋游夏篤信敦行似比於董子亦有古今也

韓文公佛骨表首叙歷代年位修短以破果報福利之惑又言假如其身至今尚在云云况其身已死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夫彼其身已自不能至今存而今欲奉其死後枯骨乞靈長年即至愚亦當自見矣末云乞以此骨付之

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世之惑又曰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厲辭壯氣明識之言也後代詞章之士所見之正自信之果孰有得如公者

唐人文章稱韓柳韓公因爲文章而讀聖賢諸子書因讀書而能別識正僞遂見得聖賢道理乃依傍聖賢道理作爲文章故其文章多合於道程子謂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識見尋求者稱韓公也柳子因陷黨罪後世重其人不得比於韓公然文章論辨出入經傳亦不爲無見者若後人但依傍秦漢子史爲文字浮辨說話欲以自雄一朝集而傳諸後不亦難乎

諸葛武侯再出師表首一語便明揭漢賊二字時吳魏皆已稱大號為分裂之國而孫策曹丕皆直名呼之正統定分具不容一毫假借如是後人乃欲帝魏寇劉大失此義矣

李令伯陳情表未必欲為漢全節直是為劉祖母作順孫其表中語若不如是哀惋懇切恐無以安老者餘年獨偽朝二字下筆似當詳審且又云本圖宦達不矜名節此語似亦非本心或故為是不情以求脫免耳

韓文有送區冊序內云其人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嗚呼果若斯言則斯人志趣亦難多得

昌黎序廖道士與高閑上人托意貶斥其術不肯一語假借二人第所溺非耳其人未必藏獨何以吾徒命筆便當思維世覺人君輕為好語枉意相徇如此文章非悖即詖

韓昌黎送李愿序盛言當時用世人所作富貴態有曰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便體云云者此何異孟子所指堂高數仞之徒耶孟子直鄙藐之不為而昌黎道李愿意乃云吾非惡此而不為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是又若口刺心服然者豈嫌於觸忤當世所忌而為此道俗之語也夫道古今譽盛德人乃與曲眉豐頰者並列總作朱門耳目之玩其人亦豈堪稱才俊耶

范文正作岳陽樓記結尾幾句意向全不將岳陽樓有無為事即前面感言悲喜兩途亦由斯人自己情抱非因岳陽樓所後有可知此等山水點綴世間原自虛浮而志士德人自有深蘊特節雖在蓽門圭竇亦自矯然有立也

蘇子瞻讀其弟子由老子解題其後曰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是何語孔老本不可一子由却如何一之一孔於老必不識孔老可一孔并未識老又云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夫竊老為佛正晉宋間人蹊徑謂佛老二者未辨其氣脉流派耳朱晦翁看破此局辨析頗詳亦自鑿鑿

包顯道錄晦翁論氣數盛衰所生人物賢否末云今却說詐玩

矣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年而定氣息未蘇是大可憂也此晦翁感時人物氣習而有此言也

孟子曰在我者皆古之制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又有一種人如韓退之所謂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者惜無以孟子此言一言之令渠返舍自省進退也

嘗誦唐韋蘇州詩至邑有流亡愧俸錢為之拊髀三嘆曰此士大夫之言

陶淵明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當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語似達運化但言縱浪便非理只可言聽順且學者更

有本分一件事不得只言順命

觀左氏傳中人物議論可、知學校之教爾時猶未盡亡故士大
夫亦大有承襲聞見

鄭莊公料叔段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此
可謂料事明矣非仁者所忍言

楊龜山為蔡京所薦吳康齋為石亨所薦必、然當就理此不特
兩端有援夫子欲就公山佛肸者正不然事乃大相遠

知人不淑不得就其舉知而就就而後乞異二失也慎厥終惟
其始正當省此語

為匪人所知不受可也死而弔之亦未為非義不知徐孺子所

亦何人亦相知乃禮也

薛文清曾忤王振幾陷大辟其剛嚴可知不聞文清以此自異

也明道之士識量氣象原自廣

胡紘於朱晦翁處責隻雞斗酒其議論意向如是當時一席之

談安得有理義相往復也

宋立國忠厚以恩禮優容士大夫寖是佳事然中葉之後小人

専恣橫行畧無畏検由主德不明正邪莫辨故也可知人主

知人極為要務而禮賢極不肯亦兩不可已

宋高宗是常材之主易為虛浮所動智數所欺故汪黃秦湯皆

得售其姦而正臣良將不克成其志夫人不可偽衔言不可

俊拔非有道英拯不能

後唐莊宗被難契丹主哭曰此我朝定兒也恨不能救之朝定猶華言朋友宗仁宗與契丹講好約為兄弟及仁宗崩契丹主哭之哀又以少主不知盟誓為念夫虜主豈素有詩書師保之訓哉乃故舊朋好之情不忘於死生之際可知性善良心原從天畀者即戎夷不為少異但彼俗之人常達道大有悖逆非人道者正由私心悍氣所乘而無禮教夾持以致昏亂乘錯非其賦性本無天理也

古人有畏四知者不檢之徒有之耳萬目而不畏者相去誠不啻九牛毛若云古今人不相及豈氣形理性天地亦有古今

耶信乎其習之遠也

周比和同四字士大夫當自省參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尤宜識此氣象

犯而不校與不惡而嚴並用而時出之待小人之道如是可乎

小有才與負氣自用俱未聞大道者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士君子宜然

天下諸侯世土世民非有甚盛德者不能率服其心令一朝歸命周散與向服侯置守人無固心國無專勢若下情一失即為英雄之資善乎周公之營洛曰令後世有德則易王亡德則易亡此成周所以儆戒逸欲而維繫人心綿祚長遠良有

深意也

故楚之後欲盡夷千八百國朝宁廟社而設為郡縣天子得易置進退朝受檄而夕去官固是難君弃之後欲復割六國之地分立五等令各君各臣統服其民人帖然如素定者亦自難此封建郡縣古今之異勢也

秦始皇弃六國土地廢封建立郡縣後世遂因沿不復能改亦是宇宙變革之會

古之制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士大夫居一於此不作戕民即為廢士

公田多官取其租非靖民安國之事舉且生變

賑荒一事士大夫最宜自盡其心若意在聲名要得上司獎薦只此一念便無實求民瘼之意其行事了必大段忽畧地方受惠終大故遺漏正為以利行義者誠心既欵事亦鮮有實濟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於名人才士往往驗之

嗚呼生民之害多矣冕衣冠者思之

權門利路可以豪雄自命耶明道詩云富貴不淫貧賤樂吾微斯人誰與歸

每見附麗否人後來亦無大如願而人已目為穢物罕能自脫立身者慎之

人無遠慮見勢即附見利即趨得爲即爲得逞即逞他日敗名失身由是也若警於此恃之理便是知幾

余往時見士大夫對人多莊語恥及勢利事猶見世風之美

昔有任監司而鬚白者或勸染之對曰鬚難自染須倩下人寧免見笑夫人若能充畏笑之心則必無大不端潔事且染鬚亦欺人一節充類便是行詐

人生居食只爲形體所需不容不然而人已爲形體不得免此事乃更於此事以身心殉之荒棄德業正孟子所謂養其小者

愛外物好則心不好先儒有此言蓋玩物喪志學者所戒可欲

亂心雖老氏語然理亦如此故無論珍奇玩好即今士人托意清雅不係身心即為物累孔顏夢中着此便不成氣象如香若之類

佛說天地內有四洲今中國為南贍部洲更有東西北三洲總為婆娑世界此即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夫人必不能歷四洲而知其有無明矣今但以天日論之冬至日宿在南夏至宿北亦只在天半之中據彼云贍部洲在南則北洲之日當何如若如周髀說日環行四周則岱宗登望卻云日從海外自下騰起非旁出也彼立說者亦曾思及於此而別有可通之說否聞北方地形夫斜日長夜短里幹國煮羊胛骨熟日已出則非環行四周之說明矣

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其東南入中國者曰黃河其二方流爲黑水弱水之類至元時遣使窮黃河源却出西南星宿海其流繞崑崙西北而復南折入中國初不出崑崙乃知云出崑崙者漢時謬妄耳由其隔絕番漢漢人不能至未必博望欺武帝亦其輕信西域妄言也若天竺去河源地應不遠一行脚可尋採何至亦襲博望崑崙之誤乎此乃地上章明事尚然何況外六合隔生死渺茫幽陰冥漠間者又焉足信且可見晉魏而後釋氏之書翻演日盛未必皆出所謂佛祖者先儒謂皆以中國人造托以左右其說觀此事亦一証不然何以近於中有謬戾乃若此四大部洲之說亦依傍鄒衍赤

縣神州者何佛經亦
襲中國人口吻也

術家以四柱五星推休咎禍福亦間有徵驗而謬戾者實多焉陰陽五行消息進退天道人事之所不能外彼因借此以窺測人世榮枯以生克衰王之理為強弱喜忌之候其亦有驗者理氣屈伸之常體也其不盡然者天道盈縮之難齊也然聖賢言命直自其一定於有初而後來之事非惟不待推即推之而歷歷如覩顧非材藝所得為智數所能易升沉修短在上聖神皆猶不得不聽順而況餘人乎

為神仙者既已隱其踪安得出其書令神仙之書滿世間而所謂神仙者未之見吾何以識其人之有無而信其書之真偽乎

也且吾聖賢之書世有習而修之者其人即可為賢為聖也神仙之書寧無一人習而修之者而未聞有數百歲不死人則其人其書吾俱不曉矣

人有溺於風水者幾欲以生死爭之夫使人世禍福一決於風水則義命直當不論矣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制義義不能循命不能聽而思以風水求富貴榮利其人其見得無愈下乎

甲寅重九日獨立看晴空雲物見凝雲之上者向東行浮霭在下者向西行初疑如舟中看岸耳仔仔視簷棱間果東西分行莫曉其故偶思之此必陰陽二氣之候陰上陽下或將雨之

徵也時天久晴近夕已有微點及明大注蓋雨乃陽氣上升為陰所覆蒸潤而成如炊蕭然令陰在上雲東行者深秋之氣從西屬陰也陽在下浮靄西行者上升之氣從東屬陽也雲本山澤之氣在陰則從陰在陽則從陽東西行之分乃此日陰陽二氣上下之候陰覆於上陽鬱於下殆為雨徵乎

信古餘論卷之八終